



同時尚論錄

六冊
卷十至十一



同時尚論錄卷之十

古吳蔡士順輯

序

馮少墟集序

趙南星

昔吾夫子歎天下無聖人君子而思善人有恒非以聖人君子為絕德也善人者生而善者也有恒者忠信之人也故曰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非有恒也自古無不學之聖人亦無不學之君子善人有恒可以為君子以至於聖人而皆不好學何則彼固生而善生而有恒也且其列於士人之林則亦嘗從事於學矣以為

吾自不為不善何必更學夫資質之美者既不好學而二人者之外又皆困而不學天下安得有聖人君子也聖人尚矣世有君子必講學以明道使彼二人者皆能為君子與之持宇宙而康民物然所講者必聖人之學乃可耳若馮少墟先生者則可謂明於聖人之學者也夫明於聖人之學然後能行行之與明固非有二也今夫學射者不操弓矢而談射非惟必不能射其所談者必無當於后羿學奕者不涉碁局而談奕非惟必不能奕其所談者必無當於秋儲行之生熟而明之淺深隨之不能行而徒以其意想測度談道未有不差之毫釐

謬以千里者若少墟先生之於道則可謂允能行之者也何以知之其所講者平淡而融徹平淡者聖人之正學也融徹者其體會真也今論語孟子之書具在論語所載夫子之言有一語不平淡者乎然至玄至妙在其中矣此所以為聖人之言也孟子則闡明論語之言而時露其玄妙固聖賢氣象之殊要亦覺悟後學有不得不然者夫語聖學之要則一敬盡之矣即致良知之說未若敬之一言正大而無弊也後之講學者又過為玄妙舍所戴之天而言九天之上又言無天之天舍所履之地而言九地之下又言無地之地此與白馬非馬之

辯何異。愚者不必言矣。忠信之人必聞而駭之，以為妖言。夫吾之所望以共為君子者，在忠信之人，而先令其駭，則天下無復可與言學者。道足以號召，懦詭妄誕之徒，為斯道蠹，是以少墟先生之言，是真能學聖人者也。是真能為君子者，也是真能使天下人為君子者也。先生進則直諫，以匡時；退則修身，以正人。是謂知行合一。天下之真知也，言行相顧，天下之至言也。余反覆先生之集，想見其心極虛，其量極廣，其救世之念極切。如是而有言，安得不洋洋秩秩也。瓏璽其音者，其質玉乎？豈不然哉。

鄒爾瞻文集序

趙南星

余自客歲之春，起家田間，繇郎署而為少司空，以身與世衰，無意再出。時爾瞻先生先起為御史大夫，數貽書相招。今年冬，勉出。至京城外，暫憇天寧寺，則先生杜門上疏求去矣。乃悔其出山，意鬱伊不自得也。明日先生與高存之來，余望見先生幅巾深衣，飄然偉然，入門相與道故舊。余覺此身猶在山林之中，雲霞之上，忘其鬱伊不自得也。先生判不肯留，余亦不復留之。先生乃出其文集屬余為序。先是安節吳公曾刻先生之文，見寄先生有作，每寄我山中，所見已多，獨未多見其詩耳。流

傳既久，諸公論贊之備矣。憶昔癸未，晤先生于天津，作長歌贈之。今四十年矣，非惟其時不能知先生，即四十年間數相聞問，未若天寧寺一見之知之真也。先生誠難知哉！方其弱冠，通籍于言，不諱犯宮，隣金虎之勢遠。戎夜郎幸而生還，滄厯榮要，復以直言再貶。天下之人皆以先生剛者而不知其好學也，剛而不學，僅足為氣節之士耳。及其歸而求友，聚徒著書，立言闡明聖人之學，人皆以先生好學而不知其所學者仁也。今仁已成矣，仁則靜合于太空而動緣于天倪，不見其剛，安有氣節。淳古既遠，中庸鮮能。世所謂豪傑之士，大都皆厲氣

節為名高，謂為極則，事以終其身。此先生之所辨而不屑也。夫氣節未可即謂之剛也，惟剛乃能仁，惟仁乃能剛。公固渾渾乎其若嬰孩也，坦坦乎其無町畦也，惘惘懇懇乎其引人于善也。今上冲年踐祚，正如神宗乃中外多故，時事艱危，非復昔之太平。設有大臣如江陵者，更為可虞。先生豈能容默而已哉！先生之道德自足以不朽，何必以文。惟其林棲多年，故得以為文耳。然古之聖賢，未有不能文者也。不見夫龍乎，與天地同德，至剛也。代天育物，至仁也。而體被五彩，興而為雲，為卿為爵，倏變忽化，無攸不有。何文如之！先生自名其集曰

存真真也者神理也此與天地終始者也余初入京塵
先生集會有事于慶陵乃以暇時命筆陶淵明所謂別
後相思之資也若夫先生之所以去則太史氏自能載
之矣

王周伯銓曹紀要序

鄒元標

銓曹自庚寅後人人自危後先逐者山澤纍纍諸君子
時不無怏怏曰我輩佐冢鄉一意奉公不敢走仄徑意
未嘗負人國何至空司而逐海內方隅幾許英賢鍾山
川竒靈幾許何當此消爍為不佞告之曰君等休矣老
僧告子瞻曰世所忌者子瞻大官耳二三十年間富貴
爍火電光空落一生出世子瞻遂悟深證名理世豈能
錮人人自錮耳竹影松榻間不負時日九淵九泉亦自
驤首玩愒昔日即都三事亦屬沉埋且不奉命承教吾
黨與有過焉不如是不足醉媚嫉之心而消傲蹇之骨

諸君子不以余言為迂而罔伯為甚近罔伯以銓曹紀
要書寄至欲余序余受而卒業凡自家鄉及諸司卓有
聲猷而事閔國是銓宰一心播棄人才詳載亡遺罔伯
意蓋曰世受國恩先公有熱衷而未竟我有葵藿欲藉
一官使海宇賢才蟄者蘇鬱結者奮庶幾報君父萬
分一也者遭時不偶淪躓空山俟河之清人壽幾何目
覩諸君子行事稍一為紀述庶幾後來者有所法戒已
往者如生之日吾雖奇蹇一時心吾心者猶吾之委蛇
皇路先公九泉亦必爽然此罔伯心也余于罔伯孝廉
時僅一識面知其抱負雄奇不減弇州先生茲書成弇

州先生有光又不減龍門世史已也罔伯可與立矣憶
余為郎猶得事楊海豐宋商丘楊博大有容啟事頗多
商丘精勁而以瘁薨其後如孫清簡陳恭介陸莊簡蔡
奉新孫富平楊端潔皆世推鼎呂然上饒當相臣去就
未定故得優游在事餘皆不得安其位墨墨去獨孫富
平疏鳴不平上卒鑒其忠再召之然竟不得志去冢
鄉者各司之表各司者冢鄉之幹幹強則表榮表端則
幹植聯絡一體相為榮悴冢鄉既不安其位何有各司
諸君子奈何不遂不老且死也昔三楊在事西昌冢鄉
十八年歸老澄江猶賦詩有未竟用之嘆使其觀今日

蒼松翠栢亂落深菁明珠碎璧擲棄道旁感嘆不知何
似又使起西昌鹽城三原而在今日挽回又不知何似
余不無遐思焉余又惟銓政故有摧之者亦自摧也世
法無常我有常無常者變有常者卒不變使人各守其
常可生可死何有一官庶幾澄清有日願人各有意不
能盡如吾意者十常八九然賢哲何代蔑有使各手是
編而監今追往周伯雖不得握柄一時而執銓曹之總
有典有則功在世道者宏且遠矣誰謂山林無政哉

湯義仍謫朝陽尉序

鄒元標

義仍故一代才士陸沉孝廉癸未始第進士余在掖垣
欲識其人會諧義仍者曰是狂奴不可近余心疑而過
之義仍從榻上起攝故衣冠禮我立談間挾肝洞腸余
心喜余未幾調南義仍選太常博士義仍日無事獨垂
簾探古圖書謝絕賓客間啟扇與余往來余日夕與之
探奇訂訛似不可以一時士方之方陟驗封旋請告歸
義仍留南數載當得推擇給事御史又選郎故義仍知
己欲引義仍為重而義仍以長書謝不欲給事御史欲
得南郎署于是徙儀制郎余起家之任義仍以隻雞斗

酒逐我燕磯班荆聯榻眎昔益加甚飭似有竟于無生
之旨也者余心益敬之明年余復謫南義仍見余喜不
自禁越兩月義仍發憤上書言國事觸忤權要人工
是其言而中格竟謫義仍為粵典史謫後又重罰言官
以為護黨凡與義仍交遊者或欣或戚欣者曰義仍糾
言官言官復陰黨同事上重旨罰之是義仍言未始
不當聖心也且召義仍矣戚者曰昌黎一代山斗潮州
之行竟不無少望蓋士浮湛華華多所暢少所抑其性
然也義仍今之韓子尉與刺史名位相懸得無少望耶
此皆非知義仍之深者也方義仍之上書排闥此身皆

其度外寧計其他余獨喜者義仍志性命之學茲固堅
志熟仁之一機也哉夫貞松產于巖岫固蒼然翠也然
非霜雪之摧抑雷霆之震驚則其根不固而枝葉不能
不凋義仍辛勉之寧為松柏無為桃李寧犯霜雪無飽
雨露俾向之燁然可驚可愕者斂而若無若虛斯非
上之賜而余所深望者哉若夫跳叫條佹登臨賦詩自
寫其抑鬱無聊之氣非余所知也粵多遷人孫比部為
尉且六年所揚給諫為尉且一年遷客相逢椰酒自勞
為我致聲曰主上聖明國事可為行且召公等其何
以報上乎

參知姜仲文入賀

諱士昌

鄒元標

仲文先生弱冠以雄才登上第稍稍委蛇立取華秩而先生寂然自守官民部十年十年中一監徐州稅惟清惟公宿弊若洗先生最好譚說國家利弊分別賢奸若水火黑白不相入交戟內目攝之推擇為關中督學使者壹以迪德厲行為首務弭節各郡邑坐堂皇召諸生勸懲有差人各不爽又不借耳目學博諸有司吐舌謂先生神明何得此徒畿輔參知以讀禮歸十餘年始起補江西掣驛傳事西江故瘠土而自鑛銳役興郵傳騷屑民不勝扼楚莫可告語先生至下令隻馬輕舫即各

守土臣不白不得行、諸虎而冠者、聞先生名、咋舌退、民始有寧宇、已又署學篆、先生又志在闡幽顯微、故諸先賢宜祀賢宗、子孫貧不得請者、先生必祀、諸耆宿碩儒表表士林者、必祠、後人零落不振者、青衿必世、聞一善政必行、聞一不善去必力、忘身奉公、根自天性、蓋先生禋身粹白、學有淵源、既以懾服羣心、宜其所至、建豎卓犖、非世所能彷彿、萬一者、而先生以入、賀行、鄒子于先生為心膂、交屏跡衡杜、久無能握手、江介言別、敬致聲、先生曰、入賀者、古今以金鑑為美譚、後世豈無效、嘖者、然史不傳載、蓋曲江得君、專行政久、故史臣樂頌

之、然曲江懿美不盡在此、先生遠臣也、業在坤之六三矣、乾道方亨、九三與九四、一田惕若、一田或躍、矧世當坤道美而不敢彰也、為不敢有也、是先生今日事、先生業以卿寺推者、至再至三、倘上翻然悟、先生可大用、所謂或從王事、知光大也、于先生何有、先生行矣、善為吾道、誌脊、西江能久、私先生哉、

張陽和文選序諱元作

鄒元標

清江令張肅之氏抱其先宮諭牘過泣曰此先大夫生
平心神所寄簡袞煩重願更定以傳子與先大夫辱在
心期惟無讓予思與公度星沙公先一日登嶽麓去予
後公一日宿古寺覩公詩淋漓壁間次韻急歸慰吾母
意謂劍合有期乃公再出元標乞歸舊隱公遂為古人
兩人徒書牘往來今復從故牘中擬公嗟哉元標杜門
旬日凡公所譚學者碎語尺牘亟收之而所闡揚忠孝
節烈事亦並收不遺公志也昔人有巨魁者曰志不在
溫飽然史不載其學術鑽研何自公自登第後所至求

友、汲汲皇皇、若繫鼓求亡子、聞一言當于心也、拜而受之、里民有疾痛也、引為己事、不難以其身為百姓請命、公何心哉、真以斯道為己任、而任道者必以明明德於天下為極致、此公學之崖略也、蓋嘗論譚學、華亭時易、譚學、江陵時難、華亭時右名理、即以理學為窟宅、朝登講堂、夕踞華要、江陵時禁錮、斥逐殆盡、世且為波流、且為茅靡、公亭亭孤騫、至冒江陵誚、不辟易、公勇矣、或者以公未大行天下為憾、不知古人不得志、獨行其道、道無窮達也、昔有大臣善鑑人者、覩舒文節未第時曰、子今之文毅、既文節魁天下、再過之、問曰、止此乎、曰、忠孝

狀元子小之耶、假令起羅舒二先生與得意者論、必不以彼易此、先生為秀才時、作賦弔楊忠愍、登仕未幾、上書危言、而扶掖太僕公、崎嶇羊腸、鳥道萬餘里、兩上書、叩閣鳴太僕公寃、心可剖、血可枯、命可捐、以報親九泉、即古忠孝何加焉、先儒云、學之為言、孝也、忠、孝、立百善、從之、先生之學、其必傳也無疑、往予聞先輩論學、謂夫子言仁、子與言義、橫渠言禮、新建言知、今當提信字、此皆謎語也、夫道猶水然、溟渤汪洋、不測、一勺之水、亦具全海、言仁而義禮知信畢具、語一德而四德渾然、天下寧有無仁義禮信之良知乎、願譚良知者、多憑神識、為

家舍、王汝中氏發揮詳明、公羽翼汝中如兩軫然、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汝中以之不言而信、則公其人矣、嗟乎、予自立朝、親紹興多貞純不二心之儒、與公輩同心同德、以闡釋聖真、近復名儒班班輩出、如公冢嗣肅之、兩令劇邑、以循良著、行見新建之學、浸明浸昌、夫孰謂種佳穀於地、而弗生生者也、新建之傳、藉公等無涯哉、

康齋先生語略序

鄒元標

丁巳秋舉青原會、少叅吳公持新編康齋先生集略言於衆曰、我國朝以學倡者、康齋先生先生一傳、新會再傳、餘干、俱易名從祀、吾道吐氣、顧其師寥落、似於報稱之義未當、時或以先生有爭田訟、不宜見知、石亨為疑、不知先生於諸弟子來從學者、率之力耕而食、未有田也、而奚訟、好是懿德、凡人皆有、石亨知先生薦先生、未嘗有求於世、何於大儒過之深也、鄒子曰、公以陳胡二先生謚與從祀也、于陳王二公有加乎、而吳先生之不謚、不祀、疇有煩言也、亦有損乎、曰、無、曰、然、則予等當從

不加不損處理會更不必從世法上度長絜短一從世
法論俾世之學聖者於形跡上比擬而聖人之旨荒矣
且予自幼聞先生訟田也以弟鬻祭田故夫士大夫無
故不鬻祭田禮也先生秉禮者也即訟非過而文清在
大理一內使亦薦曰南京好官惟薛卿可以是病文清
乎夫人之精神映照百世者百世千萬世者千萬世故
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學如先生俟不惑可矣二程
從楊後春陵繼之朱新安祀久李延平近始舉行禮樂
必待人而舉公無為吳先生過計也

壽海門周公序

諱汝登

鄒元標

周汝登附明史王畿傳
葛希里別錄
官戶侍盜柄
云通政
先生集十二卷
明周汝登撰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天性之性也生生不息者也文
王緝熙敬止詩詠之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釋之
者曰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無二無雜即
惟精惟一之旨無間斷即允執厥中之謂然此俱非人
力可致也天之付我者本自至純本自不己在人覺不
耳人妄以己意穿鑿其間愈馳愈遠堯舜周孔之傳不
續於是天不忍斯道之悔而弗明也則挺生諸大人以
覺之宋時諸賢如濂溪周子明道程子象山陸子我明
有白沙陳子至陽明王子而大宏覺亦浸昌浸明莫盛

于西江尤莫盛吾吉自王公沒後紹興賴龍溪王子行其傳然海內疑信者過半龍溪氏往予嘗以失傳為憂乃天復挺吾年友嵎縣周子繼元周子於仕在時誦時信之間視龍溪遇則過之於學則與年俱進跡龍溪不敢向人開口道者又過之周子蓋非特有功能龍溪實有有功新建不但有功新建斯道果有正鵠且有功斯世周子年七十矣先是奉上命晉太僕少卿例得引年周子宜必有疏予謂今都三事者皆八十餘三朝耆舊周子即疏不得請宜尊君命於禮為恭祁太守某公門人也率諸同門為祝屬予致辭予思一別公廿年未得

促膝聞君心得然吾輩白道者跡年華遲速則惕然懼知道者跡百年如晝夜浮雲往來太虛何能為公祝惟是昔文成一為南鴻臚卿一為滁少卿皆以學與諸人士提唱至今餘響流布人間公常一為南尚賢焦翰撰致書曰周符卿在留都如李光弼臨軍中旌旗改色其鼓鑄人如此今復之滁州曾記文成在滁語門人曰予近遭謗實覺前者皆鄉愿意思今自入滁實無鄉愿意思在所至得謗陽明先是多以為善去惡一語接引人至無善無惡一語透徹殆盡今南中闕無善無惡一語不遺餘力予嘗不量螳臂拒之曰一到家語一發何語

此兩塗也。今公之所以引人者，將如何為計？還復有鄉
愿意思在否？今去龍溪之年尚遠，天不忍使斯世斯道
之情無所屬也。壽公一人，乃所以壽千萬人。俾人知天
命本自不已，日躋於純。吾知公之壽無涯矣。詩曰：樂只
君子，萬壽無期。請以是歌於醉翁豐樂間。君得無南望
曰：吾友爾瞻，遠在青螺白鷺間。未知予等之樂只也。

萬曆奏議序

顧憲成

國家之患莫大於壅。壅者上下各判之象也。是故大臣
持祿不肯言，小臣畏罪不敢言，則壅在下。幸而不肯言
者肯言矣，不敢言者敢言矣，究乃格而不報，則壅在上。
壅在下則上孤，壅在上則下孤。二者皆大亂之道也。
伏見我皇上聰明睿知，方執三五，然而御極以來二
患遽見，何也？說者以為下不自壅，殆有為之上者然。上
不自壅，殆有為之下者然。邈丁丑綱常諸疏，政府不欲
宣付史館，遂遷怒於執簡諸君，嗣是愈出愈巧，率假留
中以泯其跡。今言者以他事獲罪，不以言獲罪，至於遁

年且欲并邸報禁之。其故可知。己乃壬午一變。公道屈焉。而忽伸。戊申再變。公論鬱焉。而忽暢。又足以發明我皇上之果未嘗有負於天下。天下之果未嘗敢有負於皇上。卒之伸者仍屈。暢者仍鬱。又足以發明致壅之錄。根深蒂固。非一時所得而猝拔。宜乎論世君子俯仰江陵四明之間。益不能不三太息也。予友采于吳子。自少承尊甫復菴先生庭訓。磊落有志操。既為御史。朝拜官而夕抗疏。直聲大著。巡方之暇。蒐輯三十年奏議若干牘。分若干卷。凡先後留中與當路所不欲行於世者。悉付剞劂。予讀而有感焉。均此肩事主爾。容容者盡肉食。

也。一夫慷慨。曹起詬之。不曰好名。則曰躡進矣。均建言爾。犯乘輿。避者十七。犯要津。非者十九。以君子攻小人。曰何刻也。不爾影響風聞者也。以小人摘君子。曰何快也。烏有者左券矣。愚誠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徐而察之。顛倒于當局。而旁觀否。諭訛于衣冠。而道路輿廝。否評于大庭。而平旦隱衷否。譁于眉睫。而事定否。愚又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於此可以稽世變。可以觀人心。可以卜士氣。可以叅善敗。德失之幾。昭往而惕來。采于之功。遠矣。抑予更願有獻焉。李忠定曰。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繇誠明推之。可以致於堯舜。繇疑闇推之。其患

將不可勝言願以是為 皇上獻求所以至於堯舜者
蘇文定曰天下有重臣有權臣權臣天下不可一日有
而重臣天下不可一日無也願以是為執政獻求所以
為重臣者至於言官操天下之是非天下又操言官之
是非蓋言之不可不慎如此也願以是為臺省獻求所
以信於天下者太初鄭子聞之喜曰亮哉其究弊也專
而核得拔本塞源之義矣其責善也普而公得交修共
濟之義矣率斯以往天下直運之掌耳夫何壅之與有
遂以語采子采子曰是固子輯是編之意也

壽鄒南臯序

顧憲成

歲庚戌南臯鄒先生周一甲子門下士雲陽聲和曠侯
暨其同門李懋明侍御乞予言為壽予謝曰先生當今
天下一人也憲何足以辱先生敢辭侯固以請予忽忽
心動起而拜曰憲不揣且願徹侯之寵有乞於先生也
侯愕然予曰侯勿異憲老乞言古之道也先生行古之
道者也憲姑與侯商之今先生之年非孔子耳順之年
耶而孔子於此先之曰五十而知天命繼之曰七十曰
從心不踰矩何也學至知天命至矣知非尋常之知也
孔子又不云知我其天乎是故知天命孔子以天為知

己也。知我其天。天以孔子為知己也。夫然孔子渾身一天矣。渾身一天則凡百骸九竅無不感之。即應觸之即通矣。乃繇知命而耳順。還隔十年而遙。豈知命時尚有未順耶。予之不能無疑而欲乞先生以解者一也。猶未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長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此不慮之知良知也。不學之能良能也。所謂從心不踰矩者。蓋自墮地以來而已然矣。乃繇耳順而從心。又隔十年而遙。豈耳順時尚有未從耶。予之不能無疑而欲乞先生以解者二也。猶未也。夫人之有耳。猶其有目。有口。有鼻。有四肢也。一順則無不順矣。而說者乃曰。

目以精用。口鼻以氣用。惟耳以神用。目有開闔。口有吐納。鼻有呼吸。惟耳無出入。釋氏謂之圓通。觀耳順聽以神也。作如是分別見。然歟否歟。又曰。耳順無復好醜揀擇也。試思好醜是同。是異同則何庸揀擇。異則何嫌揀擇。作如是類預見。然歟否歟。此予之不能無疑而欲乞先生以解者三也。先生篤信王文成。而又不喜襲良知二字。起乘而上。直與孔子相步趨。反而叅之耳。奚而順乎。知命之果。奚而結乎。從心之因。奚而起乎。是有漸次乎。無漸次乎。無漸次。何以遞列而為三。有漸次。耳順何以居知命之後。從心之先乎。先生日熙月緝。俯仰去來。

之間箇中消息必有不離現在而了了者矣庶幾沛然
而提命焉俾予得釋所疑稍望鞭影竭慶而前并推之
以告天下萬世是則先生之所為壽與先生之所為壽
天下萬世於無疆者也侯喜曰善乎予之為乞也請得
聞諸先生以報

英風紀異序

顧憲成

蓋鄱陽有廷尉胡公云而死建文帝之難被禍最酷檇
李瞻山屠公嘗令其邑採風而得之不勝感愴已入為
御史輒具疏首言之請行該地方有司建祠特祀株累
在戍者悉放還鄉并及同時與難諸公一體卹錄疏上
報可於是鄱陽令程君朝京備書而榜之邑前忽有旋
風颳榜而上夾日迴翔自午及申或沒或見復還邑堂
墀正中一時環聚而觀者凡幾千萬人莫不驚嘆此英
風紀異之所繇作也會侍御公伯子觀攜而視予或謂
予曰跡公一片精誠無不之也上天下淵無不徹也造

物者豈其沾沾焉特以此示奇而旌公殆偶然耶予曰
委是偶然或謂予曰當公之讀書吳王廟也每獨坐嘆
曰天下何時平乎遂奮筆盡松廟壁題詩曰幽人無俗
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靈物蓋宛然描出
揭榜時一段光景矣意其識耶且侍御公一疏原自鄱
陽起因其後文移遍天下而英風之異仍見鄱陽若首
尾應焉意有鬼神焉主張於其間耶殆非偶然也予曰
委非偶然或謂予曰公苦矣若曰吾殺其身以及其家
及其族又及其外親而無救於吾君也吾何以謝高
皇矣又若曰吾無救於吾君而人猶然被之名曰忠烈

也曰乾坤正氣也吾何以謝天下後世矣公滋苦矣使
公而覩是集祇益其痛耳殆可無紀予曰委可無紀或
謂予曰嘗考國史初陳瑛請追戮周公是脩等文皇怒
曰諸臣盡忠於太祖故盡忠於建文喋喋何為一日
閱傳建文帝尚在與諸通臣為亂瑛密以聞因恣意羅
織蔓延無算非文皇意也此仁皇嗣位遂行肆赦至今
皇新詔尤稱浩蕩殊恩作述同心後光輝映明德遠矣
然則英風之異非特為一胡公效靈實為天下之為胡
公者效靈非特為天下之為胡公者效靈實為列聖效
靈也殆不可無紀予曰委不可無紀伯子聞而訝之願

得一言折衷無為兩可予曰謂偶然者所以表感應之機無常萬變而不測謂非偶然者所以感表應之理有常一定而不爽謂可無紀者所以表臣子之於君父不忍緣公家之急成一己之名謂不可無紀者所以表君父之於臣子不忍緣一時之忤掩萬世之節夫各有攸當也吾何敢執伯子豁然起曰觀也於前兩言有以識天人相與之際矣於後兩言有以識上下相與之際矣請籍而弁其端可乎予曰是惟伯子之命

文文山先生集序

郭正域

文山先生以大廷第一拜中秘權學士職在文墨議論固得為詩若文以吐其胸中之奇及篋樞密衽金革韎韋附注獵狃孔棘安事詩書追其走真州過零丁避土坑桁楊在前斧鑕在後呼吸存亡此為何時而含毫腐墨口不絕吟母已大暇豫乎議者以宋黜百家而顯門理學文章比其亡也空言不足以退虜嗟乎不得謀臣勇將而用之矣夫國之存亡天也文山以使相空名輦轂之下席不得煖諫不行言不聽請尸董宋臣不報條方鎮團結四事不報疏賈似道要君不報出而治兵陳

宜中留夢炎阻之李廷芝議殺之觀兵崖山而諸將計
沮之先生之身百不當一先生之志萬不酬一顧諸臣
壞之而先生救之救之不得而先生死之國事於先生
何尤哉夷齊且死迺賦西山箕子朝周興歌麥秀周臣
弔亡悠悠黍離屈平哀逝隕命離騷梁鴻出關五噫長
嘆越石悲憤登樓坐嘯睢陽敵慨聞遂寄音忠臣義士
邁陽九而懷百一往往因篇章以自見其氣鬱其聲愁
使人撫髀而隕涕孔子曰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可以怨
可以怒怨則泣血怒則請劍能無言乎夫文章之用以
關世運苟於忠孝無取焉即藉圭璧而組珠璣以篇章

為佞耳所謂口舌之疴曾不比於說鈴和鼓今文則倣
漢詩則規唐以先生所為詩與文參之似猶不得俎豆
于漢唐之間然劉歆六藝國師莽也子雲符命美新室
也李陵五言仕虜庭也陳琳草檄效當塗也之間龍門
諛北晨也右丞凝碧迫偽署也非漢唐之所為楚楚者
乎君親之義何居人猶艷說而諷誦之先生之文顧存
而不論邪人情適意當前則思如湧泉志迫神沮則意
若死灰况生死之際而長歌曼聲菁華琬琰出之無意
沛然有餘龍翔而虎踞揭日月而轟雷霆使人讀之可
驚可愕可悲可憤白刃可蹈黃壤可生真所謂齊死生

一歿壽修身立命塞乎天地之間者也。彼其目中未嘗有虜。胷中未嘗一日忘死。死未百餘年而虜亦亡矣。虜亡而先生之詩若文與天壤俱散也。彼其視伯顏弘範如蜉蝣野馬。蜚聲槿榮。僅足以供其詩若文之殘膏餘瀝。而發其胷中之礪砢。高皇帝天戈自淮泗起。為萬姓請命。指先生以叱危素。則先生之詩若文固聖主聲罪致討之辭也。燕山故先生就義之所。而學宮祠廟則當時樓居地也。吾鄉曾燾徵氏為郡博士。能講明性理之學。其先世又為先生里中人。遂梓先生文以教士。子語曰。與人子言。依於孝。與臣言。依於忠。夫所謂以

忠孝教人者乎。

史侍御蓮勺效愚草序

郭正域

侍御史公入臺中踰年而所論列不下數十萬言其否
泰消長之機何斤斤也來按楚未浹旬而所為鋤大兇
興大利塞大窳者霆擊風掃矣梓疏草名曰效愚吾夫
子於寧武子不難其智而難其愚夫臺諫之不盡蹇諤
也若不愚耳程利害算得失或恤其身不恤其民或恤
其身不恤其名卒之身榮名殞或兩失之總惟多智之
故也效其智者有言有不言有言之而不盡又有盡言
之而盡非也或已不言而使人言效其愚者無不言無
不盡惟此耳心以智馭人智於希世愚於敗名智於亂

世愚於自亂以愚自效愚於身家智於國家矣夫使言
路而人盡效其愚也何諭諭訛訛之有世路而人盡愚
也一日而萬天無懷矣公以愚自命其愚不可及也不
佞在朝言路甚塞微聞一二規切之語真空空谷足音
不數年而四門盡闢昌言滿朝然不無激也不無蔓也
識者不無隱憂一通一塞重則必反何常之有言猶水
也川壅而潰傷人必多夫有壅也而後有潰也而後有
傷也謀國者當慨然於壅之者矣漢唐宋之季皆以黨
之一字空一國之君子而國隨之元祐君子乃自攻不
遺餘力以供小人之笑夫巧為間而使君子自亂者誰
乎君子至於自相攻以供小人之笑則其愚也非公所
謂愚矣非吾所謂愚矣

送史蓮勺侍御請告序

郭正域

今上簡用名御史按楚渭南史公當來向所力爭國家
大計人心儀之矣視事未匝月而境以內灑然改觀其
抗章愈急而南北議論亦未有所底定事甫竣亟請謝
事時藩臬大夫念公于地方苦心殫力而大利大害大
竅大慙神靡不暢而力靡不貫則過不佞而頌德焉夫
國家十餘年來不獲盡言之用大致端方正直之士信
心而行矢口而言無所瞻望無所顧忌其裨益良多而
議者爭持毫末蠶起泉海古人平心爭國是是即言言
苦口言言相左而相成之誼轉相愛慕或途殊而致一

或始睽而終孚、摠以匡佐太平之威、不佞在史局、幾三十年、習見年來言路凡幾變矣、癸未甲申之際、上有所懲于初年、盡起建白諸臣、而一時士風奔之若狂、遂慨慷而談批鱗蹈尾之事、上稍厭聽、而當揆者不勝其疑、畏不顯斥之、而陰阻之、乃用一切消磨之術、白簡在朝、白駒在野、雖有忠言嘉謨、皓首林壑、遞相沿襲、以為妙用、至癸卯甲辰之際、極矣、言路諸臣、內者不入、外者不出、又復出不測之恩威、以示之的、而人遂以言為諱、天啟聖衷、四門忽闢、正人滿路、昌言滿朝、然潰于既壅之後、發于持滿之餘、激于已往、疑于將來、激則不無索

癸而疑、則不無射影宵人、迥退端士、亦躡彈墨、未乾旋自中、也朝為鳴鳳、暮為梟音矣、一時君子、既不自保、又不相保、而回遘反覆之徒、因而攘臂其間、行其權術、布之訛言、為陰壞之計、一時君子、顛倒于其術中、而不自覺、旁皇四顧、日新日奇、蓋不可窮詰矣、于是真諫敢言之士、為人所側目者、敗者十九、全者十一、管子有言、蜚蓬之間、不在所賓、訾讐之人、勿與任大夫、蜚蓬者、飛揚不根之說、莫知其所自起也、訾讐者、毀賢而譽惡、莫知其所由定也、今人奈何以蜚蓬為忠言、而以訾讐為確論乎、即如邇來秦楚兩構之說、誰唱之、誰和之、微公數

千言反覆辨駁而人心愈疑天下愈攘囁歎益無了時
公寧獨有大造于不佞哉顧不佞不知其所自來也公
亦不知其所自往也即不佞受公特達之知又不能向
公言也即言之而不盡也公不負不佞不佞則負公矣
公子楚經涉暑雨間闕道路向細民間疾苦補主上東
南德意議蠲議採議權議獄無一事不關切國家至計
車且脂而盡出贖賤數萬金下各郡置公田以備水旱
緩急諸凡興學校疏寃滯禁強慝振遺佚有數十年人
所不能了者一朝而摘發殆盡蓋日思孜孜無一日不
在民無一日不在世道語曰言盡而名至仁者不為此

非公不能也然公納履之意又往往在埋輪之先一日
去楚而收所為皂囊霜簡暫憩渭水之上蓋當時所諱
言不欲為難端者公輒訟言不懼當時所競掩其失而
借以相詆者公輒引去不與深較語曰賞一人以慙萬
夫義者不取公今日之謂也以公風猷才力坦中直腸
何所不負荷何所不理解桓驄暴斧天下豈能一日釋
公諸大夫當強公而進之以竟澄清之志不佞且欣然
載筆從事紀之異日

王介石先生遺藁序

鄒德泳

公在給舍未數月而數直諫最後以儲疏忤旨幾戍旋
以削籍還幸矣余逆之螺川上公握手曰吾自髫年北
面文莊公受學竟與子進同舉退同廢茲山居宜同盟
盟曰爾無我弃我無爾睽因相與中山戒共之守唯獨
郡邑生民大利大害皇皇焉不敢以戒為解性亢厲不
屈余一日請曰丈人之以盡言規主也本何心哉曰吾
欲致主堯舜耳余曰今有欲致丈人堯舜者何如公欣
然首肯自是唯余盡言莫逆也先冬余侍王大常先生
會復真會王光祿應明氏亦子假還公為講易之乾辨

甚雄語甚析大旨以潛而惕為要歸余曰不覩不聞非
潛乎戒慎恐懼非惕乎公曰此乃文莊先師真脉吾儕
須從此得手而學始益進第勉之己復要光祿卜社兩
洋滙處謂吾三人道里均將旦暮淬礪共畢餘生於此
學乃公遂不起惜哉生平不詡禪而機鋒似之詩文最
恥祖尚乃脫口率得至理近益潛心易學而矯健凌厲
之氣浸化無有今讀其遺藁可槩也嗟嗟人言學問與
氣節文章判不相屬公進退朝野事功踔越而文章亦
復炳烺如是此豈非家丘高足一以浩然出之者耶是
故一得俱得也一失俱失也學之不可已也

萬曆辛亥京察記事序

丁元薦

今皇帝御極四十有二年大察京朝官者七其一以星
變閏察前後主計者太宰稱孫清簡鑑御史大夫稱辛

襄城脩自溫三原

純

南太宰稱李肅敏

達世

溫三原曾吉水

同御史大夫稱海忠介瑞陳恭介輔少宰稱楊上饒時

副院稱陳莊靖瓚功郎稱趙高邑黜諸計大不平于輿

論者丁丑辛巳所甚快曰癸巳次丁亥次乙巳丁亥借

拾遺大僚詳襄城去矣癸巳借拾遺庶僚詳高邑逐清

簡行矣己巳借楚事妖書詳三原上饒岌岌乎不免矣

是明為羣小報復也顧稽勳憲王比部新發憤于丁亥

陳秀水、魏張義興、

陸

賈滌陽、

嚴

顧梁谿、

沈

薛昆陵、

教于

金沙、

孔發憤于癸巳、

陳給事、

嘉劉車駕、

玩龐武庫、

雍特發

憤于乙巳、

諸君子至今有一人挂任籍者乎、蓋姦人巧

于簸弄、敢于亡忌、憚手滑者三十年矣、雖然、此標也、綱紀不肅、則倖門啟、清議不重、則四維裂、君子斷斷苦口、為國扶元氣、非求勝于小人也、說者曰、激而兩敗、不若劑之以平、夫君子選之以君子、小人選之以小人、天下之至平也、畫一于令甲、而清議為權輿、舍此非遷就聞臣、即左右袒于臺省、前却于門戶、攻門戶者、又一門戶也、避門戶者、巧而逃之、無非無是勢、不得不混混之為

弊也、微獨紫可亂朱、抑使蒼化為茅、於是乎主計者之

責、綦重且艱、風波日滋、險嗟乎、三原王之齟于丘文莊

濬也、鈞陽

馮

文之脅于王蓋吳、

舜也、

孝廟時、已作之

俑、

寧論今日哉、

一則自抹、

一則藉口、

劉文泰猶可解者、

若乃鐵冠、

鷹鷂、

秉憲一堂、

忽焉首鼠、

成事開翻、

局之端、

自辛亥始也、

乘釜鬻之機、

糾衡決之衆、

陰搆陽煽、

撼必

去之、太宰怵攢眉、愬若之、閹臣主之者、二三人而噶啗

于臺省、又自辛亥始也、時有刻京察記事者、覈之、疏揭

不能半其人、亦多不安于心、故有所諱與譬、若訟然、兩

造紛列、立堂上者、虛平參互、是非不鈞、索定矣、又豈以

衆寡強弱分勝負哉予故仍原本蒐遺漏若干系以萬曆辛亥論其是也將南計則史晉江為政婁江四明崑宣諸黨撫掌稱二十年快事嗟乎此又富平之幸與

梁端肅公奏議序

焦竑

金陵自國朝以來位躋尚書者二十有三人嘉靖中王襄敏梁端肅劉清惠顧司寇周襄敏數公其德業未有不碩大光明秀特者也端肅公自筮仕輒能自樹其治蹟所在志牒皆載之肅皇帝神武在御制作日新所經費不貲公為大司農量入而出歲有恒度一切漏卮旁出者無所容雖取中旨公執奏至再三斷斷乎不少假借其所題覆論著至今著為絜令嗚呼盛矣當是時公之忠清直亮凜凜然貫金石感鬼神自萬乘以至閭巷人人知而信之上嘗念賢不肖混淆狴犴多枉

取吏刑二部印付公、令其澄汰而讞決之、公一日簡斥者數百人、并具獄以上、見者無不服其神明、至今謂非上不能用公、非公不能副上之用、可謂臣主相遭千載一時已、見此編者、皆其在計曹所作、經國樞機靡細不錄、詞嚴語覈、鑿鑿然如粟帛、寒可以衣、飢可以食、而支詞綺語、一無所厝於其間、令備於司存、官修其方物、不抵伏而職業可以無廢、至收錄國獻、明習故典者、當奉為著蔡、未可與虛車之詞同類而共觀之也、余承乏史局、嘗覽觀累朝奏牘、正德以前核而樸、嘉靖以還裁而練、至近日而華與實皆難言之矣、蓋言之醇漓而學術世道率可攷焉、所繫豈淺鮮哉、然則此編不可無傳而於今也為尤甚、余語公孫臨安、守桂茂、廣其書於世、以明一代相與之盛、微獨為家乘重也、

穆玄庵集序

集 玄

先生繇南司成官太常卒贈禮侍謚文簡至今金陵之人能道之知為深造自得之君子也著書曰讀易錄曰尚書困學曰前漢通紀曰諸史通編曰游藝集未獲盡覩大學千慮一卷玄庵官稿二卷晚稿二卷余得諸友人許繩齋氏一日司成朱公讀其書欲刻示多士俾余序之司成與余皆先生同鄉後進而心嚮往之者也先生弱冠志性命之學取古人之言精思力踐之弗造微弗止會王文成公掄士東土拔先生第一文成道價傾一時先生適其惟中弟子顧學取自得不輕信而苟從

其所反覆議論可見也。即服膺考亭而心有所疑亦力
辯不置。至釋氏尤考亭所斥。先生乃深味其言而取焉。
此豈無得於心而第為觀場之見者倫哉。久之歎曰。鑑
照妍媸而妍媸弗著於鑑。心應事物而事物弗著於心。
如鳥遊空自來自去。至是於文成公之言莫逆於心而
先生所自得者深矣。先生不以文字華藻給口耳之求。
然經筵啟沃。朋輩往復。往往疏往哲之真言。明羣生之
理性。令聞者聳聽。玩者心開。至上前反覆開諭。務詳
於君子小人之際。其心冀以自盡。而要人忌之日甚。雖
踞師席。晉清卿。非不尊顯。而道不行於朝。自此始矣。惜
哉。嗟乎。士非不自詭於聞道也。迷繆於趨舍操術之異。
顛沛於得喪憂樂之殊。壯而學老而悖。而得其所謂道
者鮮矣。先生學不術於繁而能獲其要。其用也不在其
身而思以致於君及其老也。含和葆真。安以儉退。而無
累於得三者。人之大節。而先生俛兼之。不謂之聞道不
可也。余謂先生於師友間。不為苟合。宜所立乃爾。而文
成公知人能得士。此亦其一驗云。

鄧潛谷經繹序

焦竑

孔子之言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追晚而學易、韋編三絕、曰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蓋經之於學、譬之法家之條例、醫家之難經、字字皆法、言言皆理、有欲益損之而不能者、孔子以絕類雜倫之聖、亦不能釋經以言學、他可知已、漢世經術盛行、而無當於身心、守陋保殘、道以寔晦、近世談玄課虛、爭自為方、而徐考其行、我之所崇重、經所誦也、我之所簡斥、經所與也、嚮道之謂何、而卒與遺經相刺謬、此如法不稟憲令、術不本軒岐、而欲以臆決為工、

豈不悖哉。潛谷鄧先生嘉靖中以易魁其曹。時余鄉殷秋溟公得其卷寔首拔之。是歲謝公車不往。問之曰。吾斯之未能信也。聞者笑以為迂。而公乃大器先生。日斯道其有望乎。後先生覃思大道且三十年。以經微悟。以悟釋經。沈浸醲郁。卒澤於道德醇如也。以其間作為經繹若干卷。旨遠詞文。學者傳誦之不置。久之以部使者薦。徵書累下。與康齋白沙兩先生賁相望於定江清海間。而世亦絕歎。殷公為知人。何其盛哉。宗聖以鑄理酌古以富言。說經者之所同也。文以行傳。符采相濟。鍼砭俗學。勵德樹聲。先生所獨也。故余發明之。

神交館集序

焦竑

神交館集者。新安謝惟直氏集其尊人鳳山先生及兄一墩。皆山雨君語也。余髫年嚮學。與吳伯恒司寇實同研席。時時道一墩之為人。已從天臺先師所。始識皆山。恂恂敦篤人也。頃過古巖。晤惟直。因出斯集見示。余捧讀之。知鳳山因一墩受業。甘泉先生之門。甘泉與陽明倡道一時。甘泉門人滿天下。大都多謹守先儒之矩矱。而止。獨鳳山叔姪以自得為心法。講求於曹偶者。往往多獨會之語。雖其琢磨於容止言動者。未嘗不至。而反觀默省。以驗未發之中者。拳拳焉。則其所造詣可知矣。

繇斯以談、學在實致其力而已、不用其力、則良知為畫餅、而第成玩弄之資、實致其力、則體認皆津梁、而卒為致道之具、於二先生曷與焉、近日學者敢為高論、而或踈於彝倫、喜為空談、而不求諸實踐、視三君子之言、若易易然、無足怪者、不知三君子以近裏著己之功、發簡易直截之學、與出入口耳者、萬萬不侔一難也、當羣疑衆咻之時、以其獨造者、信心而言、不為自阻、二難也、家處以絕學、自相師友、與二程三陸異代同風、三難也、余重惟直之請、輒不揆而題其端、惟直好古篤行、孳孳以表揚世業、為亟亦可謂亢宗者也。

劉選部集序 諱文卿

焦竑

於江劉君僕如為銓部郎、曩居者、祇為華貫、持祿媚時者、往往有之、君獨以忤權姦、調比部、一時士大夫翕然以風節歸君矣、初君為金華李官、賢聲最兩浙、其入銓、自以輿論得之、權姦與君同桑梓、顧居其功、而謂君可寵而用也、時時私屬君、君堅不應、最後其長守職、不阿權姦者、嗾黨人論逐之、君疏直其事、乃併罷君銓部、而君亦自丐南以行、亡何君遂歿、年三十有三耳、權姦貪黷甚、而善自匿、自君見斥、姦狀始顯、白于天下、起而攻之者、皆至、使世不終被其毒者、君力也、當是時、朝士如

蟻慕羶、覬於苟得、率喪失其心而不顧、或謂怯觀望、况
默自全者、輒以省靜目之、然亦以寡矣、若夫鄉曲後進、
矯然自異、不為患失之鄙夫、所羈絡者、蓋千百而一人、
若君是也、君羅維德先生邑人、平居覃思大道、以盡乎
精微、觸忤巨姦、以名節自表見者、豈君之意哉、余觀世
為名高者、多詭而少實、君之所為、蓋謂職之固然而秋
毫顧慮、不以干其心、非知學者不能、而君于是為不可
及已、君省試第一人、試南宮、連收其科詞、學為一時所
推、讀其集、深閱奧雅、反覆辨博、其卒蓋不澤于道不止
也、藉今天假之年、破去俗學、以振斯文於將墜、豈不為
有望也哉、惜乎其志方強、學方進而、不幸死矣、故其用
未究于天下、而言亦止此、然君之魁竒、拔出之林、亦足
以觀矣、君之葬、賴友人蕭元甫之力、至是函其子睦之
書、而以集序委余、輒不復辭、而為道君之事、反復如此
者、所以致余情於同好、而亦以見余之志也、

東林志序

高攀龍

天地大矣古今遠矣聖賢之生豈以一時一地為盛衰哉程氏之學錮于紹聖間朱氏之學錮于慶元間岌岌乎身之不能保越百餘年我太祖高皇帝成祖文皇帝大明其道家誦其書人通其義春秋大一統諸子百家無得而奸其間即有邪說士得執所守而拒之嗚呼盛矣此何以故洙泗之學洛閩得其宗學者繇是而入皆可不畔于道傳之萬世無敝也龜山楊先生上承洛統下開閩傳其棲止於晉陵梁溪間浮雲流水之跡耳而吾郡至今言學不畔洛閩不忍曲學以阿世於是

見先生之精神大而遠也先生于梁溪樓東林東林之
廢久矣屢有復者而未竟顧涇陽先生始率同志告于
當道而一新之使夫錫之士進則行其道於天下退則
明其道於此如行者之有家耕者之有土也道合則進
不合則退綽綽乎有餘裕也夫世事成毀何常之有變
易者存乎時不易者存乎道道之所在易乃不易也有
易故不可無志涇陽先生屬志於劉伯先伯先志成以
諭於予曰請言所以志予曰道者人之神也迹者神之
著也故東林在而龜山先生在龜山先生在洛閩夫夫
子在洛閩夫子在而先聖在神一也一著而無不著今

夫東林之志彙矣堂室則志什器則志圖書則志室敞
可葺也器敞可更也圖書敞可新也人敞則漸滅矣何
以使人之不敞也曰在學學非他人還其人之謂也
如日本明而還其明耳本聰而還其聰心本仁而還其
仁四體本恭而還其恭君臣父子兄弟兄弟朋友本親
義序別信而還其親義序別信本來如是之謂性知其
如是而還其如是之謂學不學而人敞人敞而神離如
呼吸之離於體夫以千秋之神滅於一日哀哉後之君
子觀於志即有不忍於一脉之滅而不續者斯脉也即
以一念續矣

闡幽錄序

高攀龍

我神祖御極四十八年而譴謫諸臣自萬曆五年始
于時江陵相不喪父喪諸臣以綱常大義諍杖者戍者
編氓者纍纍矣是後以國本以鑛稅以去奸者發奸者
以救言者薦言者推用言者相繼譴幾三百人迫遺詔
錄用無祿即世者且半即存者以酌量裁以冒濫尼不
能十而二三何況沒者忠魂炯炯浩氣揚揚吾不知鬱
而為苦雨淒風抑激而為冬雷夏雪兩間醇和剝之萬
端此固其一矣幸聖天子穆穆無奏不下賢宰相休
休無善不容南臯先生為闡幽疏者再太宰乃奏勅司

崇以廷杖獄死者為一等、贈官予廕餘為一等、止贈官
先以七十五人請、將益搜其未盡者、旋得俞旨、布海內、
使知為人臣、抒忠誠于國、屈於一時、伸於萬世、彌久而
光、諸為奸利者、赫奕旦夕耳、嗚呼、此闡幽所以為人心
慮至深遠、以為無須汲汲者、其度量相越、何如哉、夫鄒
先生固最先譴、召用、而復錮、幾四十年者、吳趙沈艾諸
君子相繼沒、而先生歸然為魯靈光、天子用為御史
大夫、諸君子卒、以先生闡天、豈無意乎、天之未定、疾風
迅霆、日月晦冥、天之既定、水綠山青、蜻蠕以寧、昔屈子
賦遠遊、欲長年以觀既定之天、而忠臣義士、願領沒世
者、常以年歲之不延、悲夫、然猶被三朝寵錫、際一時
明良、而及茲典、未為不幸也、元相前則南昌劉公名一
燦、今則福清葉公名向高、太宰則涇陽張公名問、達少
宰則定遠盛公名以弘、會稽王公名舜鼎、勳司則奉化
戴公名澳、後之覽考鏡焉、

蔡公署分司政蹟序

曹學佺

國家律例、鹽法最重、徒杖至戍、不過累鹽勛十百已上耳、拒捕辟囚之、又甚者論斬、蓋緣此項金錢、轉輸塞上、軍需之用、以盈縮而異安危、其所繫良匪細也、余聞之、因闕、設有鹽運分司、以盤緝為務、而往往憚于府怨、恒事姑息、近且有捍關而入者、涓涓不已、流為江河、此之謂也、夫私販盛、則官鹽格幫期壅、則課額虧、亦相因之勢耳、去秋所司缺、而難于代者、時重其選、以蔡公孝來、應謂當偕計之年、憑藉者多、而益不可問、公至、則為清宿案、飭新規、徑省其繁文、而俾于實濟、故未及一月之

間而督趣醜船已過十分之九使前後若此則銜尾繼
繼然矣豈異人任大抵公之章程肅而非望絕也于是
當道始益徵公才而以所舉謂當公凡再辭而勉留之
者彌篤然余覽公之條議爰書益未嘗不主于寬政但
欲以嚴而行其寬耳其任怨以鋤奸人所易知也其重
為法而使人不犯則人所難知也其御下以一切人所
易能也其疏事情而達之於上則人之所難能也凡所
難處皆公之所以妙用其寬而人不之覺者公不欲家
喻而戶曉之也但以其所條畫刑書昭昭乎揭日月而
行之焉已矣夫至弱者水人有蹈水而死者矣至猛者

火未聞有蹈火而死者也愚嘗謂大明律例一書實生
人命之良方也公其亦有見於此而調劑以用之者
乎

友白草自序

鄒維璉

記曰、擬人必於其倫、夫擬人尚爾、擬己可知矣、王儉比謝安、崔浩比子房、王昭遠手執鐵如意、指揮軍事、自方諸葛亮、千古共嘆、豈不可為永鑒哉、然則太白何人而予友之乎、太白酒仙、詩亦仙、予不能酒而亦不喜酒、予雖喜詩而實不能詩、不酒不詩、何所當于謫仙而友之、曰、友其患難同適之興耳、太白在夜郎、選勝觴月、絕無人間落魄意、至今城北、問月臺、海內侈譚、予奉天子巖譴、戍此地、見境觸事、矢口輒咏、雖不敢與太白論工拙而已、置夷險生死于度外、其興則同矣、宋玉哀屈原之

賦曰、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夜郎幸
有太白在、可免廓落惆悵之象、非此效顰為介紹、何以
使百世同堂哉、篇什不盡、夜郎出也、然削籍下吏、間關
楚蜀、諸韻、魏與太白、作投荒之緣、而結問月之盟者、題
曰友白、非倫之誚、予尚何辭、

友歐草自序

鄒維璉

予昔流寓夜郎、得尋李太白問月亭、時時觴咏、曾題所
梓蕪詞曰、友白、後叨天子賜環、授以南岡之任、豐山
瑯琊之間、醉翁遺跡在焉、予又得尋山亭一片石、時時
觴咏、復題所梓蕪詞曰、友歐、夫太白仙才、友已不易、歐
則德業聞望、千古名儒、小子庸敢攀附乎、詩曰、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必以歐為不可攀、而遂不敢攀、則孟氏尚
友之說、欺我矣、友之云者、不能至而心向往也、詩言志、
則此篇正心往之徵也、每誦歐公之詩曰、玉顏自古為
身累、肉食何人為國謀、兩語括盡古今世情矣、予雖生

無玉顏心塊肉食唯以南罔閒局無馬可問使子得以
效顰友先生寄其迂思而宣其鬱氣謂非微有天緣哉
若曰吏隱則何敢乎

送綿貞周撫臺南歸序

周順昌

夫人臣之去留進退與國家之安危治亂每每相應而
况鎮撫大吏 天子所賴以保釐區宇者乎其去留進
退所關於紀綱者尤匪細自非見排于正論失職于疆
圉者 天子弗輕議去如綿貞周公今日之以黜去殆
二百年來所未有之事也先是楊丞以疆項故開隙于
織璫璫欲中丞以危法公曰黜陟之柄可容若輩操邪
力諍之始得免逮而璫已銜公矣無何兵使者恣睢以
送一夫寃死萬姓憤激公亦知其多內援未可擊而公
弗顧也特疏上聞蒙 天子譙訶督過公削職歸矣夫

以察吏忤璫之故、被譴以去。天子即奪公以官、未嘗不予公以名、公去而名益高、于公何悔、惟是公二載德政、幾同履載、且歲值大祲、苦心調劑、力請留漕粟之半、加惠茲土、復議開三江故道、貽吳中永利、公殆未可一日去吳者、奈何竟以譴去也。雖然、公而郡邑有所恃、不肯以身殉監司、有所畏、不敢以刑快意、繼公撫吳者、終不能趨炎附熱、翻一成之案、且使彼之曲徑而入媚竈、而來因以得美官者、亦心沮心怵、負世大坂、而海內仗節秉鉞之臣、猶或能以察吏安民之責、擬持于震風凌雨之中也。則公雖去、所留于我吳者、正多、而于以風

天下甚遠、謂公以一去報。天子可知嗟乎、玄黃互戰、門戶橫分、吉水先生以一代羽儀、終為左右宵小所抑、弗獲竟其大用、嗣後名流正學、寥落若晨星、摧殘猶霜木、求奇節異才于今日、亦當在海之隅、嶺之表矣。此予所謂人臣之去留、進退與國家之治亂安危相應者也。而又何疑于公之以譴去乎。所幸者浮榮旦夕、是非千古、漢唐宋無論已、近觀二正之季、僉士弄權、衆正屏跡、如王佑、王文、張志淳、劉宇輩之幾、歲九遷、究竟與劉忠愍、薛文清、劉忠宣諸君子之下理、謫戍者果如何哉。然則公雖以譴去、又何悔焉。余承乏公之里、曾以迂愚、慙

直抗虞璠方張之熾幾為附璠者所中撫今追昔不覺
于公之去三歎息也遂書以贈公

棘門集序

方震孺

有宋元祐之鉅公曰韓曰范曰富歐陽子麗焉其豐碑
鉅篇肅穆藻炳具史記漢書之體而微數公固偉倬鼎
呂亦賴子瞻先生鬼神之筆游泳出沒為之寫生而猶
惜其為時代所限僅具史漢之體也文章之佐氣運豈
不然哉往者顯皇帝至聖極神冊立之際睿思顯
自淵微羣下妄分枯菟乃至寢成鈞黨輝川媚澤多所
沉錮昌啟間偶一彈冠旋櫻嵎虎碧血燐燐南北遙弔
幸而聖人御宇褒及枯骸俾得樹麗牲之石於墓道
或埋文隧間時茂苑姚現聞宮詹實以田間餘生起登

三事操如椽之管、覈實而載之、每褒一人、綴一事、必遡其行已本末、與夫禍芽釁始、引批何脉、指授何方、妮妮鑿鑿、揭日月而宣布之、而大指則以宮闈苑枯為崑崙、星宿源一變而為妖書、再變而為挺擊卒搆逆閹、為尾閭之洩、而猶以其不可為典也、更立封疆一局、以污陷焉、於是四十年來、時軸機鼓、與羣賢忠憤、遂若雨鏡對照、凡現聞碑板等作、視其代言、益斐塵而酸楚、晰於情事、海內傳為信史、而公亦以是因矣、公雖困頓以歿、而山河列星之氣、雲漢七襄之文、驚心動魄、嘯風雨泣、鬼神之語、煒煒燁燁、散布人間、不可得而掩覆、今嗣君所

刻棘門、集具在、卓然與眉山共、千古無疑、而俊偉鉅麗、法周其采、固非時代所能限也、宋人不云乎、時人忌子瞻為宰相耳、此語似為公券、俯仰今古、後先一轍、豈不悲哉、嗟夫、韓范歐陽數公、多將相壽考、而忠毅野死、忠憲投淵、得禍之酷、慘於往季、是子瞻所紀者、竹帛鍾鼎之蹟、而公所紀者、碧血青燐之事、此又可為傷心者也、唯是元祐黨碑、沉鬱日久、雄蜀手牘、藏者有禁、即子瞻所撰述、逡巡日月、經奎宿之附會、乃得大傳於其時、今聖澤寬敷、超越前代、公雖未盡其用以歿、而猶得以文章一道、興衰起弊、為世導炬、衣冠未寒、而螭脚烏篆之

章與日星並耀此則元祐諸賢所不敢頡頏者矣余受
瑞禍五毒備至幸而後公以死乃得以刀鋸餘魂序公
棘門集差勝黃涪翁後先眉山竟不一克釐訂其文故
敘公文而不禁百端交集云

異度張公壽序

方震孺

太倉王司寇嘗紀皇明盛事如所謂父子三公祖孫八
座者纍纍可數乃上下三百年來求其負奇不售道範
相承百年一日如余同籍張異度先生之祖若孫指未
嘗一屈此何以故豈三吳闡闡詩書家以鄒魯為雲仍
耶抑道德珍貴非人世福澤可比擬有不可必徵於世
數者耶今歲異度既罷公車逢其七十初度遠近親知
謀為公舉一觴異度不許曰是何足賀會異度為王父
靖孝先生構先祠落成靖孝先生者登嘉靖庚子賢書
砥行貞俗洞徹性地為一代大儒今且六十餘年矣臺

使者上其事。天子異之。褒賢錄書。典溢常格。而大中丞張公觀察馮公助帑建祠。以竟皇工之德。竟鳩工度材。今始告成。於是同年方子震孺洗爵而嚮異度曰。是不可不命一觴。異度曰。何也。余曰。以子文章清冽而峙。固無論衙官屈宋。即制義一道。酌明王大斗。如印印泥。海內有定論矣。乃隨例賢書。猶遭磨折。今且困頓以老。自古文士數奇。無異度若者。靖孝先生砥行貞俗。湮沒且六十餘年。今一旦璽書將異。轟于天壤。木天清秩。貴及下泉。雖盛德著聞。久而論定。而非異度好修錫類。能使必聞于天子乎。即聞之。能必得此異數乎。此固少陵

不敢屬望于審言。玉局幾幸於洵。而未盡者也。自古文字遭逢。亦無異度若者。是不可不命一觴。異度怡然曰。然。余更洗爵而進曰。夫以主上智過羲軒。德侔堯舜。薄海內外。共思沐乎陽春。而夔龍在幄。耽於將迎。甚至以一家之恩怨。為四海之斃鉗。毒霧愁雲。瀰漫六合。震澤一區。尤其耽耽矣。而靖孝先生之異數。甘露一滴。逗漏天心。若得領下之珠。適遭平章之唾也。夫以四海九州。思共沐而不可幾幸者。異度以不言不動。靜而致之意。者鬼神嘿相。波旬失其叱咤。修羅擲其刀兵。豈不至樂也哉。異度輒然而笑曰。如是。子更暢言之。余又進曰。以

異度直腸孤節、使比來地、屆論思、其能伴食稟成、躡步奉教、逐班隊、捱歲時、為坐蟒璽、卿地乎、不能則其禍不後於吳門諸君子矣、即不然、置異度於耳目之司、其能合椒柱、笏、以免一日之磨、勘乎、不能則其禍不後于山陰會稽諸君子矣、今日者、天特縱之以豐草長林、使上慰先世之已沉、而俯享兒孫之未盡、此又豈不至樂也哉、不寧惟是、即余別異度二十六年、鋒鏑幽囚、閱歷殆遍、華表重來、猶得以刀銘餘生、快覩異度肯堂之勝事、以從容百歲之觴、那能不感慰交集、拈公鬚一大叫乎、詩之言曰、君子萬年、永錫祚胤、永錫云者、異度善繼善述、以光大靖孝先生之謂也、又云、儻而籩豆、飲酒之飲、則不肖以兄弟同心、觴異度之謂也、異度暢然大咲曰、善哉、方子妙於寬譬、余不敢當晉叔向、而孩未靈光、碩果、固周室遺賢、其言不謬、請為子引滿三爵、

魏忠節藏密齋集序

錢士升

君子扶天常、勛國是、獨有是非兩端、是還是非、是非易簡、理得而天下治矣、是非之燭亂也、起于學術之不正、而成于封畛之互觭、今有事于此、本是也、則必有是而似非之一說、是者一、觭其是者百、而真是晦、本非也、則必有非而似是之一說、非者一、觭其非者百、而真非晦、晦之極、矐矐虺虺、幾于長夜之不但、而迫夫霜降水落、雲散天開、向所謂真是真非者、炯然昭揭于天下、則豈非至變中有不變者存、而特待時以發皇也、耶、吾友太常廓園魏公、自為秀才時、卓然以名教自任、及官大行

拜給事中、由戶禮歷吏部、維時一陰孽牙、堅冰將至、公斷斷引繩力爭、大者爭封疆、爭三案、爭中旨、非直與小人爭也、且與世所號為君子爭、于是忤者園集外庭之小人、與內合所號為君子者、又與通內之小人合、而公遊羿之彀中、逮詔獄、竟死矣、當公抗顏廷議時、夫其口衆我寡、而公之處勢常孤、公之據理必勝、賁育不能奪、鋒鏑不能撓、即與同臭味者、不無回容委蛇于其間、而必不肯稍絀其說、公自譜不云乎、有謂不隨地不隨時者、有謂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親者、夫公方以是非俟之、千餘里之外、千餘歲之久、而豈地與時可得而

親踈者耶、余嘗貽公書、述范忠宣同己異己之說、公復云、忠宣論同異、未論是非、是非出而士乃始知舍生而取義也、公被逮時、襆被就道、余送至吳門、笑語如常時、此與劉器之鼻齶如雷、徐有功投之三宥之三、而神色不變、何異、則以是非素明、一切禍福不足驚其神、取夫千古是非、必折衷于孔子、孔子作春秋、取當時亂臣賊子、口誅而筆伐之、而付知罪于不顧、斧鉞何凜凜也、自此義不明、于是有調停于是非者、流為鄉原之同塵、而又有倒用其是非者、涉于戰國之押鬪、茲二者即賢者或蹈焉、而卒以自誤、誤天下、公師事高景逸先生、先生

之學以格物為宗、夫是非者物也、是是非非者知也、此孔子作春秋之大主腦也、公學有師承、而又天植其骨、獨立不懼、凡所持論、摠直致本心之明、以~~非~~三代之直焉耳、公歿三年、今天子除光、剪逆、昭雪忠魂、于是公仲子學濂、走闕刺血、訟父寃、天子惻然太息、詔予公贈錄祭葬、及三代誥命、而公一腔熱血、灑滿大地者、若出重泉而耀白日、向使公不死、遭遇聖明、豈不願為臯夔、無為龍比、而惜乎九原之不可作也、仲子哀公遺文、凡奏疏尺牘、雜著年譜若干卷、皆公就逮時途中手所詮次也、屬余為序、夫公之節義文章、與日月爭光、奚藉余言、而余先序孝子集、今又序公集、庶後死者得附志、孝以終古也。

奚藉余言、而余先序孝子集、今又序公集、庶後死者得

附志、孝以終古也。

茅簷集序 魏學泮

錢士升

嗚呼此孝子魏子敬遺集也子敬尊人為吾友孔時當
孔時被逮日天大雷電風吼水立邑中聚而送者千人
子敬徒跣攀號欲隨侍以止孔時曰覆巢有完卵耶父
子俱碎無為也子敬乃微服間行尾緹騎刺探起居比
抵國門邏卒四布則變姓名匿旅邸中晝伏夜出與二
三道義育萬死一生計而獄益急榜掠益毒子敬度無
生理欲搥登聞鼓上書自刎闕下已念徒死無益且萬
里孤魂邈邈誰托于是匍匐飲血扶襯而歸歸而朝夕
號咷未嘗入寢室哭而病病復哭每至丙夜淚盡而舌

為枯家人以漿進卻之曰詔獄中誰夜半而進之漿者
竟號咷至于死歿三年 今天子改元剪除大逆昭雪
孤忠孔時得贈太常卿予廕賜諡而吾鄉同志又以子
敬殉父事具疏上聞于是孔時父子忠孝大節皎然揭
日月而行天壤嗟乎人患無死所是父是子死可矣子
敬有詩文若干卷余猶子荼誼同斷金痛深絕錐嘗為
銓次刻之其弟子一今再較以行而謂余不可無序余
正襟讀之涕洟感歎而不能已也語云志士仁人有殺
身以成仁古來忠臣孝子舍生取義未有不定志而能
引決一時者也志定則氣不耗氣不耗則骨堅彼其焦

腑中先已植確乎不拔之根一遇事變本念剴然生死
貪怖舉不足入其舍而後初心快足而無憾子敬少稟
異資沉研理學漁獵千古該洽淹通凡義利貞邪之辨
斬然若別黔皙每遇古人奇節輒掀髯起舞獨羞恥事
則裂眚唾罵斷斷不休觀其飲浙忠跋短歌胃中之所
存可知矣故當其蒙難間闕以孱軀出入千鋒萬鎗中
人疑不瘳死即悖死願反不死比其歸也交知且悲且
慰欲留其身以待天定而至性所迫必即從地下以為
快父存則不獨死父死則不獨生斯子敬之志也子敬
生平不可一世獨父子切劘同堂商榷以為笑樂而子

敬淵識沉幾輒有以濟孔時所不及甲子秋諸賢柄用
雄艷極矣子敬心憂之曰無根之華其能久乎寄書孔
時極稱閔居樂志以為諷已孔時罷還向余舉慶曰豈
不懷歸顧勢不能獨潔耳嗟乎啞人吞蘄此苦誰知然
而子敬之識深遠矣古來一門忠孝惟卞氏矜矜隨父
赴難而文采不表見顏忠節之死常山也泉明從幽州
轉徙流離至河北購父屍見刑者言死時先斷一足與
袁長史同痊一坎指其域得之護柩歸葬長安時稱其
孝然不聞以身殉也子敬荼苦似泉明捐生似矜矜而
其議論文章卓絕奇煒足以副之求之古人邈焉鮮匹
嗟乎寅卯之際名教猖披謁者有兒須眉無父亂賊相
接踵矣惟是詔獄諸公凜凜生氣孤行于清虛寥廓間
而不得死孝之子敬為綱常維一綫詎非忠貞之羽翼
春秋之功臣哉先是有里人夢孔時藁葬地忠孝坊額
金書煌煌覺而異之時子敬尚未死也浩氣塞宇宙至
行通神明蓋不待聖明褒恤而機兆先露矣豈非天哉
豈非天哉集成余為著其志如此

李大生詩草序

姚希孟

壬申之冬、放舟南還、蓬窗無事、携大生詩草一卷、時取而哦讀之、如庾鮑之再生、溫李之復出也。玉臺之詠、皆刻畫瓊脂、雕鏤金粉、振班紉蔡拍之音、嗣歡聞僕僕之響、至錦囊香奩諸集、或抉擿萬象、鬪捷於鬼工、或組紉千葩、借靈於雲杼、詞以翔而愈鮮、語無纖而不貴、可謂執苑之藥圃、文心之玉榮已。然而文也者、皆才與情之所為也。才富者不能收花明鳥哢之氣、盡入於霜筠雪栢、情至者亦不能掃春思秋悲之感、頓化為枯木寒灰。所以延年抗志、時出錦繡之篇、宋璟剛腸、獨賦水玉之

質大生才富而情至以垂髫登上第優游使署簡書于
役之暇休沐息肩之時已攻苦為詩既入山公之署日
皇皇于名詒之通晦玉路之歆平而夾袋中則翹林之
錄遑遑與詩筒並貯徐勉風月之談托之短喙長什而
終不欲為國門之懸直以全卷質之玄宰先生暨石齋
鹿友鴻寶覺斯諸君子使其丹之鉛之柳之比之比諸
公報日是可以成家矣還脉余余報如諸公言而乃貽
書相屬欲弁而行之今其詩具在如牽衣一夜別自年
年樂府聖鏡也夢裡毋重生醒來兒萬死雅頌遺音也
風林春古寺烟水濯秋城輞川會心句也無觴拈石虛

彈奕不嫁持漿空洗頭太白得意語也月斜夜作樓頭
水山遠醉成簾上首長吉神工鬼斧也妙擅衆長詣成
獨造即有冶艷之篇如潭底月明空中雁渡何殫於素
心何辜於大雅大生詩既成而以鋤奸忤俗左其官時
遂疑詩之能崇人夫詩焉能崇得非有同聲悅響者為
之崇乎大生丰標清立望之同白珪宿鷺而其詩又往
往吸雲根穿月脇直當置身於鸞鶴笙歌間傳洞玄之
曲發紫霄之籟俯矚一官何啻清蟬之蛻翅但恐其所
為拔地倚天者不詹詹詩句而光焰萬丈者不在四始
而在六聯使它日揚摧此道者以鶴廳重鷄壇之席可

秘數占驗序

姚希孟

邵堯夫得易數凡成敗終始禍福修短俱燎若指掌而
 莫能解其故程伯淳獨闕見之謂堯夫曰此數只是加
 一倍耳法堯夫驚愕嘆伯淳絕世聰明後正叔問伯淳
 加倍之數則曰都忘却矣觀此則知此法惟慧心人可
 與縣解未必有成模可傳且所謂元會運世者將以苞
 絡古今橐籥倫類迺狂之如星平家之四柱而強用其
 步算竊意李之才穆修以上所謂入室相傳者不如是
 然試之違違有奇驗吾友蔡孝來研精日久以靜虛閒
 曠之胸次探頤索隱橫臆所決橫口所談幾如長桑之

見垣一方而東方生之射覆此又以人而神其術者也
非術之自為神也迺余有進於術者曰古稱卜以稽疑
若守道循理之士無疑矣焉用卜為惟天與人有所交爭
之會而人不能抗天或迎其嬉或畏其怒有所往來避
就毋致蚩蚩貿貿履 蹈坎而不自知數於是起卜於
是行為此道者其教人削觚而圓澹素而緇破大道而
穿袞棄棄君子而就小人乎是正與立數之旨相左矣
數之所在飲啄有定啼笑有緣升沉榮落懸定於有生
之初而智不可攫強不可捍於是躁者恬勞者息躑躅
傍徨噐然決性命而罔顧者皆歸休乎自得而人人皆

賢聖之為侶造物之為徒困人於理之中使不得決樊
而出此正聖人作易之大旨也文王象而幽仲尼贊而
厄固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非謂易之作也遂有
進而無退常存而不亡也即近者二三年中有蜩蟬沸
羹之象顧厨之禍延及衿裾孝來已灼見幾先且為二
三同人策未然歷有明徵則凡激張蹕厲之區屯難盤
桓之會宜掉臂去之如避毒藥猛獸而迺親者愈臆故
者愈敦其周旋吳門澄江嘉禾諸君子真若濡首焦毛
樂與同禍之意豈其墨墨自卜有稽天而不灑破山而
不懼者耶精於數者何敢衡數以逞夫固謂忠孝節俠

之事、不盡遭數之窮、而吮舐自甘、崩角搖尾者、衰旺有時而變、陵谷有時而移、元會運世亦有時而自相陵奪、故明於數之為義者、盡性立命、思過半矣、始而與理衡、勝者數也、既而自處於不勝、以常勝之權、予理而又且陰牖其勝者亦數也、考來所以津津哆談之、正此物此志也、而必以為是堯夫非堯夫、猶淺之乎言數者也。

吳密穉端文集序

姚希孟

端難言矣、表端而裏否也、言端而情否也、初端而末否也、一事端而它事否也、又或事事端而一事否也、履恒襲順則端而嶮巖惶迫否也、有一於此非端也、見端而不見不端之端、以端蒙欺亦非端也、不賭夫木之端乎、我我千常干雲翳日、乃其根株峭聳、可以參圭景測、星中、雖翔風澌月、動搭搖曳、而光影相隨、故曰端言端無弗端也、余與密穉結社于昆陵之陳烈侯祠、其歲為庚戌、是時文壇中無所為伸達也、望見密穉、其骨脈稜其神玉湛、其才鋒電掣、而霜寒余與冶生君常輩私品之。

曰是端人也。至癸丑冬，以會顧端文葬，識仲達于慧山下。始知其為年少雋流耳。已知其從齋稱遊，乃以千古風期，効蛾子時術之祝。後十餘年，而仲達用侃言危論，逢節甫之怒，盆死詔獄。其生氣迄今亘宇宙，此間世偉人，非上稟列星，則下鍾嶽瀆，而烏知短檠瓦燈，師生相對，豈徒効里塾咀鞏藻，弋青紫已乎。長源架孝先筭，固大地傀儡所從出，而青史衮鉞三尺童子得而施之。是師是弟，豈無拊卷長嘆，欲歌欲泣，而不自持者乎。頰首受書而遠，欲置身于李元禮、范孟博之間，於人情太相遠。然陽秋漢季，設身亂朝，而托中庸以希富貴，弔張讓以避禍害，必嘖然唾之矣。梁之初醴也，投以椒桂，則馥郁泉之始蒙也。合於澗沚，則澄泓性以物化。學繇稗堅，仲達之生而端無疑也。亦有金與金相虧，火與火相然。端與端相^印者乎。雖然，微仲達無以知齋稱哉。此又矮人之見一端也。

端友集序

張瑋

古今忠孝大槩類非氣矜者所能肩平居崖崖确确幾欲于仞立臨事忽焉沮縮若有物奪之者乃知眼靜則明骨靜則堅赴湯蹈火色不少怵固其恂恂不勝衣者也余與齋穉夙以靜真相取因齋穉以交仲達都無聲色可相悅好而相視投袂非從旁所可猜量予自邠中別仲達將歸赴嶺南則時時與齋穉憂仲達益仲達撲璫燄不得揣必身為之焦也未幾仲達果被收過郡齋穉避之齋頭一時販夫豎子皆奔走哀號恐亡仲達天日為慘齋穉顧與仲達醜酒笑語不異水竹居課藝時

即石友元修歎歎追遡久之氣平揮手別不少戀可以
知兩君之所存矣時余在五千里外聞報初極悲憤忽
念古人身此奚若已又念仲達含蘊冲靜當不以此改
度有若師齋穉在視田畫之於志完不啻過之亟歸論
諸追讀端友集一一照合嗟乎兩君遇如許事胸中泊
如而取夫豎子若以為經心之痛捨地呼天百諭之不
能止將無忠孝至性不誠以孚氣於所不到即此便是
靜脈非垂目下視之為靜也并普以告我輩男子讀端
友集者

端友集序

馬世奇

吾友吳齋穉端人也當余為黃口孺子則齋穉已儼然
祭酒人望其壇坫如在珠盤玉敦之下而齋穉雅契余
兄弟似特以為端而許之者已齋穉別去居毘陵教席
之盛風靡雲附而齋穉向吾黨津津必首李仲達氏方
仲達弱冠取高第天下艷稱仲達以及齋穉而齋穉自
若迨仲達罹璫旤人齒及仲達姓名如觸其父祖之諱
而齋穉亦自若璫事敗仲達姓名懸於日月因人熟者
又人人不與黨人為耻而齋穉仍自若齋穉先致書仲
達言仲達水竹唔呖時視公車高第如天上今搃筆得

之不過如是而已。仲達極服膺斯語，以為深獲我心。然當仲達就緹騎，齷穢自改衣，投繫外絕不屑効。所謂燕趙悲歌者，以示慷慨。即三四同志尚疑齷穢為落落，乃知不過如是一語，亦有索解人不得者。往余與朋輩參中庸兩不變義，謂有道減一分光采是矣，必加一分光采亦多。無道減一分意氣是矣，必欲加一分意氣亦多。惟齷穢當不河漢吾言。

端友集序

楊廷麟

昔人有言不知而定交，吾懼其憚也。自蘇昞之賢得彥明而後成，况其後乎。以余得交吳子，形義自正，被於義類，觀其與仲達先生終始之際，慰勞終夕不休，禍威季通之跡，今猶古也。嗟乎，吳子豈其以學為通禍哉。守志不敗，自以為義甚於生，而或且死之，或以存之，禍庸使學者通之乎。仲達曰：吾以是周爭，吳先生矣。夫謂孫決激之名，居和柔之效，以能有立者，卑人之詭說。賢者放之，皆足以敗往中人之孽極矣。君子之禁刑及黨姓，迫其後也。詭者不免和柔之醜，亦大見已使違其所學而

慎交如吾吳子者焉其又何敗乎張士衡之於劉軌思
師友之功古猶今爾余與齋稱同遊凡一年習其人道
重自內無所受畏宜黨禍之不及動也今齋稱以其道
法諸中州使學者皆得有之聖賢之風於是申已柳冕
云才多而養之可以鼓天下之氣天下之氣生則君子
之風盛即如斯言齋稱之教天下猶是也吾不及交仲
達得交齋稱其又何恤恤焉抑世之怒於室市於色者
其安能不法吾齋稱也

端友集序

文德翼

余初舉往集鴻臚絃綸麗沓有容閑靜視下趾交駁裂
不啜傍若無人者余目之心動焉或曰此吳齋稱也退
而永嘆一日怒鮮平生温飽雖范希文韓稱去在選中
不能不使人疑何齋稱之蕭然遠也既而齋稱令於興
余李於禾貪與周旋不能言而能不言詳味此子風度
所謂抱清迥之明心者非邪齋稱昔授生徒文中子功
在河汾李仲達侍御事之尤謹觀於處貴賤死生之際
無一不勗以誠仲達風高氣正得之先生良不誣已余
少記仲達李南康時車過匡阜見其弈弈年少頎而癯

身壁立不倚。云後璫禍起。私謂同人仲達殆將不免。既而果然。間從詔獄中出書。以遺父老。父老方醜金錢謀。緩其獄。訃至矣。嗚呼。仲達已矣。齋釋松柏。猶存護我良朋。晨夕樂數也。

係菴野抄序

文震孟

國之典故備於實錄。而實錄間亦有未實者。於是野史競作。野史作而正史愈淆。余每歎從古以來。忠孝節義其湮沒而不彰。或表章而未暢。與夫蒙冤抱枉之輩。蓋不知其凡幾矣。史之權豈不重。而其人亦豈易得也哉。以觀今日。自辛壬以及丁戊。亦宇宙之一大混沌。開闢也。邪正是非。不俟久而論定。妍媸好醜。不待鑑而形呈。試翻六七年章。奏自描自寫。自供自吐。賢者之肝膽。揭而不肖者之肺肝。現患無有為董狐者耳。吾友蔡孝來。能以局外之觀。秉三代之直。彙諸疏略。題曰野抄。掣為

十卷一啟快而時事洞如觀火羣品較若列眉無論愛憎毀譽所不能施即人我異同悉無所用雖云野抄謂之信史可也噫斯編出而披閱者咸知所懲勸有闕世道寧曰小補然而面熱內慙汗出而食不下咽者或亦不少矣猶謂史權不足重哉

秘數占驗序

文震孟

蓋天下有無理之時而無無數之時非無理也理晦而數顯也故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中古而後蓋不得與人專言理矣第言數則貴前知矣前知則數前定矣前定矣庸可趨避乎數莫精於堯夫先生聞杜鵑而知世之必亂然而弗能使弗亂也見牡丹而知花之即敗然而弗能使弗敗也小大之事靡所弗定夫烏取於知之前耶亦惟自信於理焉爾顧夫知來藏往吉凶同患知又烏可居其後也吾友蔡孝來年未及艾遽棄諸生弗事而隱身於易隱易於數其所占驗焦貢費京之流

不是過也。因臚列以傳於世。孝來寧欲以神術顯哉。以明休咎禍福。匪盡錄人。君子悟焉。域其無涯之思而止於理。小人窺焉。亦何苦而顛倒滅沒。逆天悖紀。以造無窮之累業乎。蓋康節惟精於數。故能杯酒唐虞。碁局湯武。富名安樂。游起小車。其視韓富司馬諸公。亦太擾擾膠膠矣。憂患餘生。拊心病悖。吾請從孝來之後也。

古廉李忠文公祠堂記

鄒元標

今譚忠義事。即堯夫敬豎。誰不恂心。誠耳。頗有餘芬。而神王千古哉。願其道鏗鉤百代。而其基則係於養。非可以聲音笑貌為者。養盛則建天地質鬼神。榮利當前而不瞬。卒然臨之而不驚。不得其養。始慷慨一事。卒不能不隨其生平。或於持大閑。不能不濶略。細行。故能讓千乘。見色豆羹。能却萬鍾。垂涎一介。此庸人~~也~~所忽。而知者之所察。嗚呼。微矣。余嘗校閱國初名臣。至李忠文公。諸君子。所以闡揚公殆盡。予最有概於不拾金錢一事。嘗設處公之地。未嘗不懾於天威。寵臨不能不俯首以

拜君賜也。公斯舉也，有至意焉。人君使臣以禮，置金於地，令諸臣拾之，如嬰兒之取搏黍，非所以教臣禮。人臣必有不辱之節，而後人君有不容不加之禮。公以禮期其君，則必以忠致其身，所謂榮利當前而不瞬，卒然臨之而不驚者，非公耶？元首可喪，溝壑可老，纓緜可脫，公之謂矣。昔武帝於黯，不冠不見，然內嚴憚之。公雖袖手上取懷中金與之，亦冠而見黯，意公平不得大風有由然矣。長老傳公歸田，角巾敝履，委蛇田間，樵豎不知公故。祭酒家無擔石，又時時寫墨竹數本，易粟鳴呼。今有之乎？公故有祠，祠而地環溪，吳侯乃請于撫臺臺陳公。有年，直指朱公鴻謨各捐金，助工祠成。公孫得求懇余記其事，予特揭公之忠本於養，令讀者興焉。

歸仁書院記

鄒元標

湯儀部義以詞賦鳴一代其子伯開銳志聖學一日
贊而譎予澹如也予語之日尊公從好江遊深有契于
象死之旨顧性不受羈常托跡以遊於世世鮮有知之
深者子起而紹明光大之尊公明德有光矣伯開起而
言曰不肖之不敢自隕隊也實家大人耳提之力而不
肖常惟學必聚友聚友必有地近構一居業地後為閣
祀先聖其中前為堂又前為門凡數楹顏曰歸仁諸者
碩秀彥欲商訂疑義共式臨焉惟吾師一言語之予曰
善哉子頗歸仁之義若何曰開遠以學在明德明德在

親民曰親骨肉肝膽形神不分真有天地變化草木蕃
氣象世之卑者相戕相賊日尋于戈以停人而高者固
執我相物而不化夫即賢且知矣天下不賢知者皆吾
與也而何以岐為此不肖之意也惟先生教之子曰斯
義奧且宏非一時所能竟姑與子淺言之而子姑聽之
予常受學長者長者指予曰子心慈而性多忽忽生慢
慢生傲傲必至于敗乃德數乃度遂為世戮民而子不
自知予拜而泣下曰先生以傲乃謙之反于今請事于
謙長者曰孺子何易言謙也謙者若無若虛成德之稱
子今欲益之以謙必始于學學方知非知非而後能有

訟自訟而後能知仁知仁則不知在為我我為人常以
身為五谷王而人之歸也誰能禦之予復拜長者微先
生言不自知迷謬至此所不矢心改玉以負先生者如
日然今老矣其不負長者教道幾何渣滓未化天地懸
隔此亦惟老而自知之請即以語子子謂何伯開曰謹
受教予又進伯開曰歸仁之語自吾夫子一提而孟夫
子再發之以民之歸仁猶水就下獸走壙水就下者水
之性也獸走壙者獸之性也惟仁是歸者民之性也學
必知性而後能盡性盡性而後能盡人物之性贊天地
之化育不知性日與姓姓者游一膜外皆秦越矣此豈

飾一知於一行者能承之子勉之哉伯開別予執手送
之曰予初為子喜今為子危夫子以一少年毅然無前
真吾道貴育予能無喜然予見有學道而立千百尺竿
者乎昔有一人問道老僧老僧曰子當從百尺竿頭進
步其人望百尺竿并力而升至于巔大喜曰異哉吾所
見或問曰何居曰吾見吾山若培塿見長江若覆盂見
人物若野鳥網罟吾身與九天之上者遊匪吾師孰道
我迺須臾風起竿仆其人墜地人復問曰何見曰吾見
吾山水如舊目前與遊非親則故知也吾身在平地矣
雖吾前者奇觀然眎龍虺狀則大相懸殊予今登高而
招其望加遠得無似登百尺竿者乎願乎需之時小與
予言實地事此歸仁之旨也其以聞之尊公曰予兩人
年相若彼此冉冉老矣木落天空棲泊何所父子間有
相師友而又集以良朋真生平奇緣切無令仁者在側
笑予輩老無所歸也因伯開請次第其語為之記

媚祠記

鄒元標

黔中丞王某故與江陵奴結媼將入黔境有無賴商權而為苗負弩望中丞前旌駭汗俯伏作向化狀其志惟欲利開水銀厥中丞即致書江陵曰相公得被齧貊一入黔路諸夷搏顙向化者接踵江陵政以不奔喪恐為上疑得報大喜促中丞奏聞中丞至省即促各道申聞各道曰必詳後敢聞越月各道至又不聞中丞怒曰相公在王太宰處謂子素辦事今乃縮朒乎其先聞無息各道遂從省申文陰出銀令一奸細買馬物入貢疏曰有苗來格至十餘年乃以兵壓其境事乃定貢既入中

丞又致書江陵曰、土司荷相公不殺鬼願得肖相公貌
祠而世世尸祝之、乃一日繪江陵像至、兩司具吉服賀
入而觀像、此兩時相公在苦塊中、萬機憔悴、若往時天
日之表、猶自驚人、擇日祠成、鼓吹盛儀、從迎入祠、中丞
後從、輒又致書曰、相公為遐方萬代瞻仰、而某叨相公
鞭筆之末、土司并欲肖犬馬像門左角、以當閭人、惟相
公財擇江陵報可、大悅、其後江陵禍作、土司夜毀祠、徹
像、中丞不足惜、獨怪江陵素有負、為此魑魅弄之、股掌
中、何異兒戲、

彭澤穢舟記

鄒元標

予癸巳五月端陽前一日、至彭澤、母太安人舟泊大江、
相去十餘里、予舟泊邑城、取夫會郡丞署、篆他之邑簿、
尉相次謁、予心懼、母舟埜泊、欲亟得夫辭簿、尉不見、渠
不無少望去、其夫見而星散、走入山、自卯至午、予計無
復之、乃持尺牘呼尉至、而厲詞詰之、須臾夫集舟行、予
家童喜謂不厲詞則不懼、則夫不集而舟不懼不行、予
退而深自慚悔、呼尉至、以好語慰勞之、遺祥刑要覽一
冊、然予悔不能已、先正云、惟桑與梓、必恭敬止、彭澤吾
桑梓地、奈何以尉而遂忘恭敬心乎、予學素以理性

為主、竝詞暴氣、竈恐不可令知者見也。且不過謂尉可欺耳。萬一尉有如陶彭澤其人者、束帶以去、予遂為世幾人、怒可輕視哉。或曰：聖賢處此何居？曰：聖賢寧從容以俟、不忍以一事而戾中和、記之以昭吾過、不然與家童有喜心者何後先焉。

愧軒記

顧憲成

昔柳子厚落職永州、其所為文辭、往往有無聊之色。至如蘇子瞻、又何超然自得也。其詩曰：日啖荔枝三百箇、不妨長作嶺南人。可謂知所處矣。予竊惟順逆時也、窮通命也、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何則？以憂臣之事君、猶子之事親也。臣不得於君、子不得於親、所宜日夜省愆、補過兢惕、以將之。誠懇以格之、動心忍性、增益其不能、以俟之。何則？以樂憂近、歎樂近、盈是故。柳既失矣、蘇亦未為得也。雖然、是二子者、固有說焉。子厚個儻負奇、有經世心、其暱於叔文等、非直冀富貴而已。一旦

被不祥之名以出將何以堪子瞻高曠拔俗不能下人
人以故爭疾而中之非必上意也若是者曾不啻浮雲
之過太虛而何足以介於臆然則子厚之憂子瞻之樂
並自不苟耳且非獨此也子厚誠不勝無聊卒能發憤
淬礪列於不朽與韓昌黎並驅則亦可以洗滌風垢用
自愉快消其窮愁子瞻豈不稱超然哉而忠君愛國出
自天性顧坐慙直數賈罪俾讒邪得氣重貽主德之累
則黯慘懇惻殆有甚焉者矣此又以知子厚之憂未嘗
無樂子瞻之樂未嘗無憂非恒情可得而測也予無似
自度去二子遠甚敢謬附於憂與樂兩者之間惟是奉

謹以來自監司而下卒儼然而容之不及以政其州之
者老子第顧以為是父母我也一切供事惟謹而予靡
毫髮報塞間嘗與諸士所所揚推大都不離於訓詁非
能益之也於是乎歸而求之六尺之軀猶然故吾徵發
因衙總歸鹵莽又靡毫發表樹息其職而勤其享據其
名而隳其實有愧而已予考州乘往莊公定山亦嘗誦
於此甚有恩德至今人能道說之若焦泌陽雖貴在日
月之際莫之間也得失之鑒昭然甚明予將奚居哉因
願之曰愧軒而為之記

忠俠堂記

李之椿

忠俠堂者予外叔祖光字高公客豫之堂楚楊大洪先生就繫^病篤時曾主之云楚豫相去千里其間郵亭館榭蔽日翳雲獨高公之堂有楊先生乎先生往來豫楚二十餘載前此未居此堂鳴騶負弩候館偏繁至此行為魯朱家者誰哉季布亡將王仇魯朱家毅然敢匿先生社稷臣排闥立孤請劍誅逆天地震動則此行爭而館之者當人百其身以相贖何必俠也始儼然道東而俠如魯朱家者正不可得旨哉太史公始俠深致意焉夫詎止為荆軻聶政者流而傳之以先生兼程赴死露

處霜行、實獲我所、未幾不戒於霜露、岌岌乎旦夕莫保、先生誓欲全軀歸國、就地養病、乃取舍避先生如避兵、郡邑大夫、縉紳先生、尤甚於販、傾聲扃戶、察影削跡、尚有餘恐、然則先生遂死道路耶、李子款款歎息而為之、記曰、有高公而魯朱家有人矣、公與先生素未締交、從揚旌輝、襲官潞、藩窮而好義、水邊數椽、梁上一榻、河北久知有高寓公、先生方當進退、維谷塗之人、密指公曰、此河北之好義士也、先生且喜且疑、命使者往告、公聞命、恐後急語、使者曰、予不館先生、誰館先生者、即日投餐、問藥、起居備至、郡邑縉紳聞而股栗懼將及已、多端

恐喝大聲趨行、公戒僕豎棧拒之、亦如人之拒先生、俠哉公也、較諸魯朱家而過焉、亡布固讎主、而讎者明主、明主可與忠言、魯朱家蚤見及此、若虎彪擇肉、媚璫即醢、公未足雪璫怒、而公嗜義忘禍、色笑自如、蓋快而進於道矣、公寓友義素相許、公邀之曰、胡可覲面、失楊先生、友唯唯否否、有投足縮趾者、有界塗裏足者、有履闕却步者、悲乎、此堂寧遂火域而殃魚也哉、公執椿手愴然曰、小子曾見先生乎、椿曰、曩嘗交先生、先於都先生呼椿為小友、椿竊窺先生浩然溢眉宇間、公曰、小子洵可交先生矣、先生館於予、病甚篤、而浩然如初、臥三晝夜

方語、語及死生、漠不動心、唯以殺璫未遂為恨、且惓惓
遼東一塊土、無人唾手而犁其庭、則死目不瞑、先生忠
於社稷如此、留十日、病始痊、軀全死可、浮雲無繫、祇攜
兩索、難棄此中、豈徐夫人七首、抑張子房博浪椎、請發
所藏、纍纍若若、雜沓錯落、或槩或免、或布或帛、或薑與
桂、或藥與茶、或首陽薇、或井蠶李、或義麥分粒、或孝樵
餘旨、或囊而馨、或筐而永、或裹而滋、物或紀名、人或紀
地、緘或紀時、公愕然曰、母乃縉紳先生郡邑大夫之所
遺歟、先生曰、乞惠也、檻車所至、不遠數百里而來、母子
背負、夫婦肩攜、聾者以口、啞者以胸、瞽者以指、跛者以

前、吃者以目、厥致必親、雖微咸滌、喘吁涕泗、罵璫不絕、
匝輿搶首、道路哽咽、以是故、挾之與俱、公曰、吁、嗟哉、禮
失而求諸野、義失而存諸乞乎、逆璫能殺盡忠臣義士、
而不能殺乞、彼乞為孝子順孫者、視此乞、奚啻蜩蟬之
於螻蟻、先生行、公騎而送、送而哭、哭而失聲、去隔歲餘、
人猶未敢至斯堂、予登堂徘徊、不忍去、先生忠魂在屋、
梁、招之恍欲與予語、予因誌此堂曰、忠俠堂、自長安歷
北堂也、停驂武穆之祠、釀酒此于之墓、忠義填臆、悲憤
裂眦、回思逆焰彌天、輦轂鼎沸、而四海清流、忍死守正、
以待河清、皆賴二十四罪一疏、為木鐸耳、時蹈險觸克

慰先生於詔獄者、長安舊役可方椒山、瘞骨屠兒而公
居停患難、世多未聞、小子椿淚而記之、千秋而往、此堂
當並干墓岳祠、鼎峙伊洛、較之鳴鷗負弩之候館也、孰
多

國朝理學名公祠記

焦竑

學求復性而已矣、顏子之學復性之學也、顧仰鑽瞻忽、
功力莫厝、雖賢智者有望洋之歎焉、子貢以知入、曰億
曾子以行入、曰魯久之、循序以求通、落其華而收其實、
一貫之道卒歸之、及其成功一也、後世學失其宗、高虛
者遺下而不知無器之非道、卑陋者儕俗而不知有上
之可語、敝也久矣、近者白沙陽明兩先生奮興先聖之
絕學、晦而復著、聞者豁然如披雲霧而睹青天也、自餘
諸君子研味於典墳、磨礪於行誼、雖悟入不同而斷斷
乎志於復性、有不可誣者、說者謂我朝以大明建國

道之休明、絕非前代之可及、豈不信哉、符卿祝公石林
少聞學於天臺先生、今休寧六年、為南給事中、九年、孳
孳以士心民瘼為念、所以圖其不及、而拊循之者、不啻
飢渴之在己也、逮考最將解其職、銜德者靡所圖報、謀
於別駕程君心德、為祠生祀之、公執不可、至屬色詞、拒
之不止、乃語曰、南都之祠不少矣、而理學名卿生
於斯、若官且遊於斯者、祀典獨缺、無以稱學者高山景
行之思、因奉定山莊先生而來、十有豆、有三人、偕同志者、俎
豆於中、禮成而去、比及三載、祠部屺瞻、葛公考薛公文
清、陳公白沙、趙公文肅、皆嘗歷茲地、復增入之、昔賢往

矣、距今年祀、幽深寥寥、鬱而未發者、始皆大備、且請於
秩宗、春秋祀、勒為常儀、而屬余為記、嘗聞傳曰、有功於
民、則祀之、第以事及人者、其功小、以善養人者、其功大、
事及者有盡、而善養者無留部都士大夫之輻輳、有名
於特者、至不可勝原、當時則榮歿、則已焉、獨諸公之流、
風餘韻、謳吟而思慕之、至今豈非以善養人之明驗歟、
夫事可有繼、不必其自己出也、祠部公修斯祀、而永之、
彰往、覺來、令其長存、亦可謂有功者已、輒并饒於石、為
來者勸、

同時尚論錄卷之十一

古吳蔡士順輯

傳

海忠介公傳

王弘誨附

今天下冠帶之倫其以賢豪自命者非少矣然往往趣舍異路而言行相詭或借為中行之說陽押而陰為闢而不自知其竄入于鄉愿之中或見謂功業有道遂可指取有名節可良契凌厲恣睢而苟為高而罔致嚴于簞簋之飾其平居之所慕說蓋稜稜若異代人不可及乃其行事之概未及蓋棺而論定矣名不虛立士不虛

同時尚論錄卷之十一

古吳蔡士順輯

傳

海忠介公傳

王弘誨附

今天下冠帶之倫其以賢豪自命者非少矣然往往趣舍異路而言行相詭或借為中行之說陽押而陰為闢而不自知其竄入于鄉愿之中或見謂功業有道途可指取有名節可夙契凌厲恣睢而苟為高而罔致嚴于簞簋之飾其平居之所慕說蓋稜稜若異代人不可及乃其行事之概未及蓋棺而論定矣名不虛立士不虛

傳壯夫義士非其仁心為質蟬脫塵垢不畏義死母榮
侔生則胡以毅然稱大丈夫哉余有感于忠介海公云
公生於嶺南為吾鄉之瓊山人名瑞字汝賢別號剛峰
其學一切以剛為主其譚說理道雅尚節槩非陽浮慕
之而創為名高者自辭受取予進退以至拱揖遜讓居
室食飲務畫地而趨媿阿之態側媚之行絕不以緇於
心而染於躬用世之志老而不衰至縮胸儻藹驟面致
通顯者則塞耳而不願聽謀國之忠持己之介終其身
斷斷如此自為諸生時即抱當世之慮瓊世苦黎患每
為經畫區處事宜始以計偕來伏闕上平黎策意在開

道置縣以免征剽守戍之苦識者相與壯之已而就吏
部選曰任亦各官命耳何擇為選而得教諭南平以倡
明師道為己責首揭鄉愿忠信廉潔之似孟子不見諸
侯之宗孔子申張剛者之辨以廣厲學者而作其氣抗
學官禮於臺使者及監司使者務守會典憲綱獨立行
一意而已臺使者監司使者相驚嘆以為古已遷淳安
令至則講民所疾苦蠲除不俟日身自飯粗糲羹藿僅
從悉令樵採者俸之外無所取時相儼黨聚養者以都
御史制入省釆政出行部張甚諸縣道咸盛供帳為敬
懼失其意公挺然不為動至按其生事者聞於邸而置

之法鄙貌喜而心銜之公時陞嘉興府通判矣鄙之私人某窺鄙意以他事摘公從舊職論調興國地故單簿歲稅不入民苦浮糧為患公自為八事上之中丞臺次第施行而獨急於清文以蘇貧民而均其賦已陞戶部主事時肅皇帝恭尚玄修大小臣工率勉強道服從事公慷慨上言天下大計謂今日君道不正臣職不明欲洗數千年君道之誤則莫如以堯舜禹湯之治責君欲洗數十年臣道之誤則莫若以臯夔稷契之輔責臣疏凡千餘言多慨激上震怒投其章於地已詳閱意若為動者留踰月不下會上意有所不可遂下公詔

獄中外縉紳相顧失色亡何

肅皇帝崩

莊皇帝奉

遺詔以原職出公獄尋改兵部主事已晉丞尚寶丞大理南京通政入為左通政遂以僉都御史撫應天時公威名籍籍中外墨吏望風解印綬去權豪怙勢之家率相戒毋敢犯公者吳故有松江滙震澤入海瀕江田漑溉弘多已被潮齧淤為陸公斥羨募工乘輕舟往來身自督畚鍤開濬之不旬月而告成又吳俗以貧富相傾弱者率獻田於其豪以為姦利輸不畢入其俗日告訐無已公廉得其主者名斷擊無少貸悉令受獻者還其田或許之贖不使富豪有侵奪名由是吳賦無復逋負

者蓋公嘗論欲天下太平惟有井田一法井田之壞而
不復也惟有亟奪富民田一言至於不得已而限田又
不得已而均稅策斯下矣然猶井田遺意故其令疲邑
撫三吳皆用清丈及令獻鬻還贖毋俾苦樂不相等為
安養生殖至訃然公竟以奪富民田府怨而議者亦以
此中公遂解官歸歸杜門時不能溫突意蕭然也交際
所入以周族姻之貧者邦大夫時過從問政纚纚為言
不少懈耻面諛亦罔及其私里居十餘年而九卿若臺
省前後薦公者無慮十餘疏今上銳意太平起公南
僉都御史旋以為南吏部侍郎公至而疏乞骸骨行陳

治安要機謂今日貪墨為姦毫不可縱欲使百姓安樂
其於守令務極選欲督守令先司道督司道先撫按而
致望於閣部大臣及歸本于君身中多責難之語疏甫
上而又有南右都御史之命浹歲三遷俱出特簡海內
士大夫舉手相告以為主上上特達之知而言官如梅
如房目公為迂濶詆公甚力章亦寢不下公疏屢報聞
竟以丁亥卒為官卒之日無一語及私貧無可治棺槨
都御史王公率諸御史相與捐金治具訃聞上為震
悼命禮官議謚謚忠介且錫之祭葬存沒之賚於數為
優矣公之始至都一意省約罷無名於官之可去者其

理根排枝搔痒爬垢見為毛舉細察要以惠養元元毋
耗財用而裕其力蓋世人之所視以為迂而公斷然
以為必可行者南都民故苦火甲夫差公力為釐正使
官民不相擾為簡可照煩冊以便遵守民若出湯火而
公意猶以未盡如京師法為歎科條甫備而天不慙遺
公已捐舍豈天不欲斯世蒙仁人君子之澤耶悲夫當
余官翰林時公以戶部主事言事自分必死過余談治
亂興亡之事甚適又相與論文對酒已乃出二十金遺
囑之我死必以此殯我公歿於南子姪兄弟無一在者
而余職侍帷幄無能視含歛諾責之是媿獨計公之精

忠大節所以傳不朽者固自有在而余以公意氣之交
能道公之實其詳而且信者宜莫如余言故因友之梁
君之狀而為之傳云

贊曰海公者非唐所稱楊紹流耶方紹之相唐而大臣
減音樂勳貴撤騶從方拜命而轉化乃爾此豈有聲音
笑貌也乎哉乃海公之砥節礪行而縉紳又多遺議何
也夫謂公不可一世則可謂公無用於世則不可因
其不可一世也而遂識其不得用於世則又不可烏乎
行為國棟德足世儀惠以達名介而遠利剛標高碣挽
我叔季若公者吾不得而見之矣

平泉陸文定公傳

鄒元標

夫宇宙信寥廓矣。然必有棟世之儒出。則正己處則謹性。迺足以照八紘。憲萬禩。此其人洗心藏密。不事莊嚴。渾渾噩噩。與天游衍。天命之為人國者。蔡者。是純德之守也。我明則有蘭溪文懿章公。懋吉安文莊羅公。欽順新建文潔鄧公。以讚鄧公。前輩有雲間陸公。四公享年。陸公近百。章羅二公。八袞。鄧公幾六旬。皆以文魁天下。官詞林。名絃朝請。身寄丘壑。清風灑灑。如鳳凰翔千仞。不可羈繫。同出一轍。學術章羅。步武瀛洛。陸鄧二公。旁通宗趣。非膚儒能億度。元標生也。晚辱鄧公。莫逆。鄧公

往常欲得當走雲間。跪納公履。問道每逢人起居。公道
公屢沐恩存問。走馬郊迎。鶴髮朱顏。端笏馬山仙。仙乎
色澤神玉。私喜公百歲未艾。迺近有傳公仙逝者。翹翰
天。不啻太山之頽。而又恨東芻無從也。公子大行君。以
傳見委。夫元標擯棄于時。如隔世陳人。大行君索之。枯
稿沈冥中。其亦以公生平未嘗以名位為念。元標遂忘
其謗陋。真所謂識其小者。若志公之大。有國史在。公名
樹聲。字與吉。別號平泉。松江華亭人也。曾祖虔。訃祖蘭。
父鵠。號志梅。俱以公貴。贈尚書。陸故三吳著姓。以父志
梅公。鞠外母林。遂冒林姓。公泊兄弟中。丞鼎貴。始復陸。

世有隱德。以孝弟力田聞。當公初生。母沈夫人夢日投
懷。寤而生公。方彌月。外母抱而墜地。血涔涔被額。急以
灰并裂尺。蠟覆之。衆甚危。謂不死且眯目。迺數日灰去。
眸子炯然。射人。又能行。渡危橋。墮水中。若有掖者。得免。
其異如此。長而時手一經為業。家諸力作者。惡而奪其
經。命從耕。公亦黽勉從耕。為蘆刺其足。肉自傷。而猶私
誦讀。不輟。族子偶過。以課業示公。公方偕衆播。立從播
所構。一目示族子。族子驚而走。頌志梅公曰。吾家千里
駒。公奈何不自愛惜。急宜縱之學。志梅公猶難之。會輸
賦入城。攜公守舍。鄰有王塾師者。宿儒也。公聞其講。而

悅之請于志梅公。就學志梅公。搗之塾所。著日間衣。見諸學子。覩其狀。竊跳笑之。公不為意。志梅公請王師立試之。文成。王大驚。而語志梅公曰。吾徒寧有若見。吾亦寧能長北面若見。公幸自廣。自每出試。輒屈其曹偶。為郡邑督學使者。首拔。登庚子應天鄉試第五。明年會試。第一人制策。御批第四。抑置二甲第四。選入讀中秘書。當公計偕時。松守王公夢入帝廷。廷下羅而拜者。種種。口稱公名曰善人善人。守覺而異之。召公李夫人。父文學君。詰公素。李君以不苟對。已報至。公魁字內。守曰。夫夫也。幽贊神明。世間行。已論矣。公為吉士之明年念

志梅公。心動。疏歸省。又三年入京。故事無它。授者公見。分宜無加禮。謁分宜子。又偕鄉衮。謂公必求一言為道地者。公復不言。與講敵禮。而紛紛遂欲議公。它授者矣。張公文毅。故庚子南畿舉主。夙器公。宣言曰。陸生懃。與其臺省。令之懃也。不若令之拜部郎。無所容其懃也。文毅意實不平。聞者憚其懃。又以公議不合。始授公編修。公為編修。惟鍵關。孤立一意。謝絕諸賓客。一日偕詞林。入壽分宜。泉服吉。公獨青。泉問故。公曰。不知分宜。目屬之。又分宜宅。盆菊。續紛。眾以事至。爭相呈身。取色笑。公從後擠。諸人曰。無壓倒陶彭澤。聞者解頤。里有館師。初

入館受分宜酒跪而飲者公怒髮上指語喃喃不休文
端高公目曰乃公性發耶肘而拉公出是時詞臣多攻
青詞為職業公謝不為閣臣間持一以屬公公白方治
家報在又掌廷試卷分宜業有它屬矣公故亂其卷分
宜無所得止一日文端高公曰京察迫矣吾儕與諸羣
小落落將不利公曰彼如何辭文端曰浮躁得無似之
公大笑然分宜雖不悅亦終不能有加于公同館有為
冢宰不禮者羣訴分宜所分宜曰公等如林維吉閉戶
寡交彼橫逆者何施公是時偉望鬱起而吳門安節袁
公為給事有方名疏公靜正為祠臣冠冕人以安節為

定評公方乞省聞志梅公艱歸六年起補南國子監司
業未幾請歸闈適園若將老焉辛酉晉左春坊諭德署
南翰林院篆復改北侍讀不赴乙丑起太常卿掌祭酒
事公貞教樹軌惟略去繁瑣所著汲古叢語及諸訓條
先定志歸于慎微國學奉以為功令尤好獎借愛人才
有生闕墻兄具單詞公麾之兄請之力公曰吾不忍觀
爾手足之交相劇也遲之兄弟各悔銘公德不忘故丞
華庭子肄業國學公獨垂青曰以其父廉吏故說者謂
公取善詳而惇故周凡人厲夏楚張欬頤不能感人十
一公感動人多于精神矜矜中今國學稱述不置戊午

晉吏部右侍郎以病請起三年起原職并教習庶吉士者。再又兩疏辭時新鄭挽機務遇不如意事輒三嘆曰。平泉鴻飛軒舉吾甚愧之。而內江趙文肅猶心嚮公。以為得公老成人左足入朝上亦為感動。壬申推公內閣者一。今上御極特簡耆碩。晉公禮部尚書疏不允。公始勉赴。然公回首去國時二十年矣。陛見畢江陵首謁六卿于江陵。多改容事之。公亦以先輩自處。席必端言必盡。江陵滋不悅。而所署部務絕諸請託。會和虜議增歲幣。事屬儀部。公曰。虜欲無窮。國財有限。以有限填無窮。涯壑恐不繼。今識者偉之。禮闈屆期。公詞知江陵欲

私其子。而以公能塞羣望者。勃然欲歸。時有進語于公者曰。今非昔相公。幸稍逶迤禮闈。柄軸在晚夕間。且江陵意固屬公同事。公心惡其人。怒而曰。迺翁二十年出山。為門墻鈞軸地耶。行矣。吾家鱸尊無恙。遂浩然請歸。五疏溫旨。聽公歸。公條列十事。曰。辨宮府。抑戚倖。斥貂璫。皆觸時忌。江陵得之心動。曰。誰令乃公為此者。擬泛首報公。無大臣禮。不獨德望如公已也。傾國人覩公歸。不無失望。江陵走而別公。公臥床拱而別。江陵以問公。繼者公舉陽羨萬公。閩林公對。林即公丁未禮闈所舉士者。江陵竟用萬公。歸臥雲間者三十餘年。真若潞公。

司馬居里刻薦者無虛歲倚公為刻重公不以疏重也三十年間始而有弟中丞公樹德請歸侍既而子大行君彥章請終養上嘉其孝特與常俸士人高而榮之又從子司功君請南侍芳晨良久公昇簋與出遊先之日天雨公至必開霽說者謂公不但得人又得天公坐輿間羊神矯矯咸作天際真人想奉特恩加少保夫米又賜存問者三早年艱嗣以族弟子愷為子更名彥璵晚而得大行君仁孝端亮日觀孫曾洗洗備極人世福祉而公退然穆然時寓招提時樓名園冥心木榻類若行陀頭一號無諍居士一號長水漁隱一號適園主人

一號九山山人一號大歇生所著有汲古叢語適園雜著禪林餘藻清暑筆譚陸學士題跋耄餘雜識長水日抄病榻寤言善俗毗議公約陸氏家訓公最精于易而又熟究諸儒先語略凡陰陽消長卦爻吉凶必窮至極與皇極經世相表裏汲古叢語曰潛不必在下亦有上位當潛勿用者亢不必在上亦有下位當亢有悔者六爻虛位位虛而理實擬而用之存乎其人此義孔精蘊論二氏禪曰絕學玄曰絕聖此為已學既聖者向建立處掃除名相非謂未嘗學未嘗至聖也而可言絕學絕聖儒者曰為道日損使未嘗學也何所絕哉真挾二氏

秘藏間論良知曰、陽明感學程朱者支離、故直指本體而言、學者詳於講良知而於致處則略、坐入虛譚名理界中、如禪家以無言遺言、正欲掃除前人窠臼、後來人復從公無言中作窠臼、足為王學忠臣、公素無恙、偶示疾遂長逝、先之、日所署後事字畫道勁、大行開視之始知公死生去來真自繇者、啟手足時頭尚熱、逼體柔和、作黃金色、里人望巨星從田間及屋角墜者、二、至人之生與終、豈偶然者、

論曰、陸公棄軒冕如遺土也、世高其節、處林臯、脩然也、世羨其達、不知公身依日月、寧忍以高為名、而興寄丘園、穆穆熙熙、蓋兩有事焉、嘗嘉靖及今、上初政時、寧公得志日乎、公默感者良深、而林居退然、若谷所造者淵矣、淵明田園飲酒詩曰、悽悽失羣鳥、日暮猶獨飛、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世皆以淵明閑淡絕物、散誕自居、公謂其正雅操、堅持苦心、獨復處焉、嗚呼、公苦心獨復、誰則知之、鄒子謂公道淵明者、正自道也夫、

少司寇吳公傳

焦國竑

公為少司寇時與吳公嶽胡公松毛公愷稱南都四君子聲藉甚四公皆以耆舊談名理而公之學為深前是公為廷尉京兆馬生妻心疾與其姑語相劻礮輒自剄死所司驗實以聞少司寇徐以他嫌深文坐之都人士大譁公按屍單所畫傷指示眾曰即如生哉婦能令婦自叩額以頸受刃邪且為婦無故而令其夫手刃之非所宜有於是生之寃得稍稍解竟以無坐都人士萬口頌公謂張釋之于定國不過也公下世二十餘年仲子中翰君仁度與余同舉進士以公軼事屬為傳余嚮往

公甚切其曷能辭傳曰吳公諱悌字思誠號疏山江西金谿人金谿故名儒象山先生所生處公少慨然慕其為人師事鄉先生黃卓峯黃故師事姚江其源流深遠矣而又時涉彭蠡登匡廬往來白鹿書院與四方名士相廟切故充然日有聞辛卯舉鄉試壬辰第進士初令樂安為政責大指不苛細民譽日起調繁宣城至歲大稔請賑上官不待報而發廩已出帑金若干緡令疆幹者糴之封以外而糴之封內民不苦粟貴官不虧一緡不費而民賴以濟中丞謝銜公介特當公滿考度且內召也以邑積逋更六七令不能完者特屬公困困之邑

人懼為累爭捐貲代償不數日逋完而公以名行其得民心如此丁酉授廣西道御史數上書言事會上閩南畿試錄怒典試者速之獄議盡罷諸生制對公具疏申救詔併逮公未幾上怒解還公御史諸生得上公

車後有起家九列者己亥視兩淮釐政海潮暴溢廬舍湮沒亟疏請蠲恤通泰二州死者以澤量存者嗷嗷亡所得食公覩漕艘至喜曰是天所以哀吾民而不絕之粒也或言須奏請乃可公曰彼其旦謀不及夕而能少須邪即上有所督過某不難以一官易萬人命也即取漕粟散饑民旋出官羨買償所全活無算一日念母朱

淑人引疾歸癸卯復補河南道尋出按部議處宗藩祿
米改歸德州為郡治築臺辟睢州水患中州至今稱焉
公為御史久資望隆重大用有日矣會鄉人竊柄鵠張
力自求退巖居餘二十年柄臣敗當事者引用者碩收
人望乙丑乃補公山西道御史不赴丙寅趣有司勸駕
公強起赴臺財七日晉太常寺少卿亡何晉南太僕寺
卿亡何晉大理寺卿一歲中所翔貴公至此蓋異數也
明年為隆慶丁卯晉南刑部右侍郎無滯獄無骫法一
時靡不稱早者公氣和神靜居常不言病一日造請賓
客歸輒正襟危坐而卒亦異已公生平宦績具奏議中

如議振風紀議蠲賑議禁私交識者類能言之至請表
章古文孝經正分析之謬請聘處士王良復薦辟之選
請新伏羲陵倣孔林之制所相上表德章義率世厲
俗者為尤卓云大都公為人無所雕飾而動與古今始
為宣城舊今都津要郡守謀建祠悅之公視舊政無狀
執不從按行河南伊藩憚公威名奉尺牘稱道友公報
曰殿下天子宗親非某所敢友某天子憲臣非殿下所
得友不從巨璫勢張甚樹坊故里願借公銜名公又不
從而過德人則歛然以身下之類朱文季厭俗早諂華
競一切交際取成禮而止飯客藜魚蔬食有貧士所不

堪者而公饒為之類羊興祖、兩為巖邑、其代石而碑與
卜宮而祠者相望也。類朱仲卿登第四十年先後立朝
僅七載、進難而退易、類錢澹成至其孳孳好學所偕師
友相上下一軌於正而恬澹寡營、直與古抱道術之深
者等、斯有典有則、邦之著蔡者非邪。中翰君深湛而好
義、綽有父風、故余聞而具述之、語云是父是子不虛耳。

循吏孝介樊君傳

郭正域

君名玉衡、字玄之、小字阿祥、楚黃岡人、父煒為興隆教
授、玄之生而清癯骨立、幼不好弄、恬淡寡欲、聞人說海
忠介事、慨然曰、我後當師法此人、生何用多取、我意只
結茅三間、築場數畝、擁數十卷、樂而忘死矣、自是口不
言財利、而好讀書、父母有所予、或妻家奩資、悉以市書
已從父之、漢陽有張甌山先生者、苦節人也、悅而從之、
遊湖廣、方伯劉公好樊、拔士類、嘗曰、樊生如孤松、亭亭
獨秀、歲大比、荐之當路、輒匿不見、曰、人生重始、進此一
失足、後復何望、後蒲圻有貴人女新寡、姣而厚蓄、意有

所屬、即托疾歸、曰吾不堪也。甲午舉于鄉、明年成進士、時劉方伯已為左少宰、意薦入中秘、竟不就試。友人問之曰：館試非不可、第謀之者不啻攫白晝之金矣、吾何競焉。已就選、商城尹、選里、覓一竹兜、二奚奴從之、聲響寂然。里中豪貴惡其太朴、姆笑曰：是何早污苟賤也。玄之笑曰：早則早矣、不污也。賤則賤矣、不苟也。已之商城、初下車、文案山積、執筆不輟。下商人疑其年少不諳也、一月後、察知吏事、肯竅、出視事、無巨細、斧斷犁然。中情未明而興、日中而退、商人大驚、以為神明。一切文移、握筭收貯、出納皆身自籌量、吏胥皂隸、司文書奉奔走而

已商每徵賦、遠民先集、諸保伍家保伍與吏胥比而為奸、所費幾半公費。玄之召其民與約曰：今知諸保伍為小民苦、欲盡罷之、而言不便者、盈庭。是為千金裘而與狐謀之也。爾果能不保伍而辦乎。民懽應曰：諾。已果先期辦、遂盡罷諸保伍。先是縣拘因用馬兵、兵奉檄至人家、家立破、遂首罷馬兵。聽訟者自相拘、于是民裏一日糧、集公庭、訟畢矣。又為息訟歌、悟囚歌、使木鐸徇于路、監門號于里、獄卒歌于獄、時自起與訟者稱引、孝弟忍讓和睦之說、獄囚夜半聞歌聲、無不流涕。又簡其輕者遣之、暮年而獄幾空、有訟詞、輒付外議、息不罰一錢、有

不肖息者、愀然不悅曰、有何大事而哢哢不休也、少為
譬曲直去、不罰一錢、汝穎燕趙間、有豪黠民、持官府長
短及人家得失、每上官欲廉得、郡縣事、輒飛書千里、彼
此訊問、要求重賄、郡邑官吏大姓、有所要不遂、輒為蜚
語中之、官吏大姓畏如虎、玄之案誅其魁、丘壽春等七
八人、于時豪猾股栗、奸黨散落、有園叟訴人盜園中茄
日、夜盜余安得知、因私語之曰、汝默以竹絲貫茄腹、勿
令人知、叟去、翌日縣市茄、竹絲在焉、詰之曰、汝何為盜
某叟園、茄其人驚服、而邑之小盜屏跡、止何、開採內臣
至、時內臣所至驛騷、各縣裹金錢以結其驢、趨謁蒲伏

庭下惟謹、玄之移文內臣、具言商邑無鑛狀、以止其來、
不得則鳴騶列仗、肩輿上堂、商民從觀者千餘人、中使
氣奪、竟成賓主禮、明日治酒高會、中使執其手曰、好手、
咲答曰、此手不污金錢耳、中使默不應、徐曰、人生幾何、
自苦乃爾、答曰、我不苦、第百姓苦耳、中使謝不敢、已令
人開鑛、則導之險道、攀藤捫蘿、挿袵而上、茗堯採者不
堪勞、鑛竟無有、又趨而之金剛銀臺兩山、乃為文率內
臣祭山神曰、敬問山靈、有鑛耶、無鑛耶、近民為汝窟、遠
民為汝徙、巨家為汝破、何不吐符陳貢、以抒明主憂、
聖天子視民如傷、如今與內臣藉口括金以負、聖天

子願神奪其魄殞其命辭極酸楚商民感泣已而竟無所得中使快快去欲中傷玄之而玄之先挾其所移檄文有歸過主上語曰若謗訕朝廷我不聞奏而敢媒毒我乎欲草疏上中使懼而寢玄之亦毀前疏以安其心事定語人曰人不可無友吾于中使執前不撓光州正薛君勸吾一意行之他人勸我如他邑下之此事豈一下所可了今直指某惜其苦心恐生他變請調崑山人咸謂商簡崑煩不可以商治也玄之曰惟煩也故以簡諸凡勸農息訟一如在商時崑俗好訟縣署前牙儉借獄訟為市起高樓酒館玄之為治一年幾于無訟酒

家徒去是秋雨傷稼率胥役駕小艇勘視虛落與飢民相對啜菜粥時司農急積逋停邑長俸崑逋至二十萬玄之曰小民逋賦時我甫十餘齡耳今其人少者壯壯者老者死我奈何惜數月俸不顧萬口詛乎止不徵民亦輸負惟恐後吳諸生好與公府事督學為設門禁簿籍記之玄之曰吾方求士願聞令過何禁為第署簿上日求澹臺生而挾私來干者皆反矣崑當編審賦四十萬隱覆萬狀前令號開敏鈞校月餘始完玄之獨以三日完不爽毫髮庚子冬入覲無一錢通長安貴人然銓部以卓異首推兵部武選主事旨不下旋復之崑時

郡民以中使噪其門郡縣欲相率往謝玄之日彼自擾民賴郡邑戢之彼不我謝反謝之耶吾即往不度謁恐反敗君事郡縣以君不可遂皆罷謝在崑前後六年銓部復推吏部禮部戶部工部皆不下而父病耗至遂乞歸省上官及邑之人士競留之度不可卒解以印綬付學博士五鼓馳歸侍父疾衣不解往者數月遂患脇痛不能食竟不起矣去崑時賣絲販繒之家感其休息五年不出一錢約製鮮衣二襲長跪再拜上之固不受曰崑民好事神盍以施之蓋其隱來自許不愧神明也友人見其乏嗣寄書為念答書曰子息有數非可強求吾

生平每欲求一結束以俟千載而今且茫無著也則何暇及子息想千載上人若羊叔子白樂天寇萊公皆人豪也而無子諸葛公邵堯夫名世也而晚獲嗣恨吾不得當諸公萬一寧汲汲計委蛻之人哉即委蛻者累累而我茫無可知百年後不復認我一女數十日不令一見見即驚避去况後代兒孫耶致其左右侍從之人或名清或名慎或名讓或名遠志或名樹志曰庶乎呼名觸耳常惺惺耳或以其自奉太苦寄書及之報書曰吾所苦者善因未修惡緣難謝耳七篇腐文倫取進賢冠有衣有食施及妻孥寸步驅輿賓客偃偻而進者日不

乏人此何苦乎若瓶無重釀食無兼味囊無美金此造物為我先去其病我無所用之也為令得錢必須繁訟聽其繁訟必多言廣折巧按人罪罪定不償更加鞭笞小民反唇道路鼓舌惶汗掩耳若不聞也訟已復聽聽已復訟暑寒不輟盈箱在庫刺刺向所司藏之展轉到舍又嘔煦與舍人謀水陸間關千里萬里乃抵其家又叮嚀向妻子僕婢而重托之籬金所在或輟匱或問舍或求田遠躬遙思常恐世事不如人意晝夜搖搖如懸旌念之苦乎不苦乎去歲妻家貸我百金遂分僕守之謂之日儻有他念即各私携而去萬無驚懼乃公其狀

如此豈陶頓之態乎近見貴人一瓶一器而稱數金一石一几而稱數十金皆不解佳在何處顧我所自用瓶茶食盂坐几供案亦不解醜在何處曩聞海忠介為令五閩月而廳事闕寂輒令六曹吏歌詩自娛吾竊升斗于此亦既既歲矣而事不休能不愧所聞乎忠介之令分水也僅一長鬚一竹篋慕至城下人無知者忠介傳語城中新令且至然後備輿于郊迎啟篋著衣冠一騎而入竟以竹篋付庫吏長鬚拜階下告回矣由是觀之忠介安可為也玄之生平向慕忠介其清白挺直似之而處事則委蛇近人情矣比其沒也兩縣人祀之學宮

又特祀之、黃人請祀之學宮、湖廣督學董公又移文特祀之、謚曰孝介先生、蓋所謂忠介之徒云、兄弟五人、王衡為御史、以言諫戍、弟玉衢、玉衡、無子、一女與漢陽李若愚為姻、

論曰、古今循良者、乏砥柱之操、清嚴者、無近民之意、立之為宰、洗心如水、而當大節處、如山視民如子、而批大窾處、如神、吾罕見其儷矣、

李德智傳

郭正域

李德智、號大痴、生平有隱德、好黃老養生之術、母死、隣家火起、撫棺痛哭、反風火竟不燃、一日晨起、坐門前、見丐者倚門而目逆之、李老曰、汝丐也、而胡相視之、頻毋以丐而盜乎、丐者跪曰、某非丐、亦非盜也、銅鼓衛人、本衛以墳房料銀六十餘金、納之都司、緣過黑舟、渡舟覆文移溺水中、欲歸而請之、某以孤身挾重貲、泛巨浸、不免矣、聞公好善君子、願以相累、俟請文而納焉、計四十日、往返耳、德智慨然受之、至八月、不得報、比其人歸去、家一日而病且死、過所知陳大通、大道來哭、謂曰、我且

死煩為家人言之來視喪然竟不言官錢事二人歸而告之家人至則死矣後衛逮其家人比勘官錢家人無以應則竟前二人來告喪或為所匿告之竟文致之罪當死後德智竟前丐者以四十日為期而今三年矣事且有變遂封識前金詣都司單某受之都司為文往勘之則其所知陳大通大道尚在獄中縣令某大驚曰焚有大賢人若此乎率囚某來焚香籲天曰我拜前爾拜後此非常人也其陳氏二人遂獲免其原丐者則殷真也德智後持道士服清齋不如葷遇異人授五靈神符治百病壽八十三終郭正域曰李德智與先大夫善每至今不佞兄弟侍常以寡慾養心陰行善為言隱君子也李老夫婦俱解養生家言婦尤精進李老一語及家事婦輒訶之曰咄汝不理汝家事而暇及此乎後婦竟危坐而逝自言來生事甚奇景德人傳之

三太宰傳

丁元薦

傳三太宰者何、予悲夫太宰之久以空名寄也、平湖餘姚一時接武而太宰始即真難之也、久假者何、曰彼一時也、江陵才鷲而悍、巨璫保樞之挾少主、令天下臺省稟稟挾過太宰以下、頰首受頤、指天下以為固、然江陵欺言事者、毛舉諸大臣長短、上心疑、故示不測于陵、賞是明以事權還吏部、而海豐不受也、潦倒盡失、故步以去、矯矯商丘、宋公天故促其期、以啟三先生、三先生攬久頓之轡策、振積衰之士氣、白日震霆、不色驚虎豹、九關不內阻、衆口交評、不前却、若心哉、即釜鬻十九、然

風波震撼中令士大夫銳焉持清議與天子宰相抗而
世局一變三先生力也然則太宰必與執政左與曰否
否公旦相爽居太宰未有不和衷者也惟衷乃和書不
云乎無偏無黨衷之謂也是以君子論其世

陸莊簡公諱光祖浙之平湖人字與繩嘉靖丁未進士
初令濬濬巖邑也甫下車省瘠里五之一亡何廓其郭
城之簡練士伍萑苻之窟一空邑有盧生柙夙負才以
得罪前令王論死柙故人謝榛走長安白柙枉狀十餘
年無敢任者公立出之御史故難公曰若不知柙富耶
公正色白獄果當也陳仲子無生理不者石尉何避焉

御史改容謝已刺馬改議役法強項迂當事意大司馬
錦至借軍興法劾公上不問歲祲臺使者以非時不
為奏公具疏請蠲賑甚懇上特報可督撫以下嚴事
公時仁和張太宰守郡故抑之曰今少年不一挫其銳
不大器公貴居恒歎曰張公某藥石也終身不敢與鈞
禮宗人炳藉上寵氣燄炎赫機術籠罩一世士而分宜
相推才公時出好語誘致門下公謝而祠祭南曹予告
數年起祠郎裁諸方伎近幸請靖悼王祭受知裕邸
今上生公特請告廟受百官賀上領之有頌賜聖母
寶鑑衆服公持大體亡何改吏部驗封司歷考功文選

郎、公負人倫鑒腹笥別具陽秋而又善咨諏逸客冗流
靡所不耳目或謂銓曹重地寧斲斲造請為公笑曰此
正銓曹事也君欲某樹棘扃戶銓次天下士取時太宰
嚴文靖訥倚公如左右手公重自負意所獨注園轉機
迅海忠介以興國令被亂方候調特遷戶曹郎劉御史
陽以鄉進士久在告陟光祿卿謝令侃擢自尉張別駕
澤繇歲貢生晉臬僉皆異數一時名碩如胡莊肅松吳
介肅嶽王恭節廷毛端簡愷張恭懿翰王襄敏崇右並
深雪萋斐中推轂無虛日而朱少宰某知囊也當塗心
薄之畏其真接不敢動公乘間出為南司空服者卒不

勝忌遷太常少卿尋削籍居數年華亭之難作以新鄭
修郤故公力左右之事旋解華亭德公甚曰吾愧與繩
尋起南太僕轉大理卿工部侍郎江陵方柄政公其同
年生也以故事候待漏院大僚皆屏息立語公索坐坐
故久江陵目攝公前後調護給事余懋學御史傅應楨
劉臺比部郎王月汲語剴切江陵蓄怒久及爭改折漕
糧大志曰浙人難事如此公曰某忝九列顧不得使論
列天下事哉公奈何以訑訑聲音拒人千里外乎移疾
歸江陵敗薦起南兵部改少宰時攻江陵者氣銳公又
力為江陵解執政倚公宿望日微過公不能彈壓諸少

年也。而御史李植江東之丁此呂輩爭壽官發科場諸不法事語侵執政。上心動。公佐楊太宰魏上疏劾諸言事者。左遷。各有差言者益譁。云何。遷南司空。謝病歸。又二年起南司寇。以職守裁抑諸臺省。臺省不相下。公白簡爭之。疆主事劉以渙不受御史囑。御史氣凌之。公不直。御史事尋白。亡何入為司寇。改太宰。執政力也。攻者斷斷未已。公不顧。銳然以清議為己任。叅政張養蒙徵太僕卿。巡按浙江。御史蔡系周出副閩。臬薦公者與攻公者錯愕出不意。未幾量移。故御史萬國欽比部郎饒伸。嚴旨誚責。選郎王教罷為民。公疏抹曰。二臣得罪。

閩臣未嘗迂。陛下二臣實臣。註擬罪止在臣。上不允。壬辰大計外吏。公與考功郎鄒觀光矢心任事。特簡公廉寡慾。及能甘清苦。官許孚遠。顧憲成等二十有一人。品第上請。褒寵錫宴。快于輿論。而又以其間搜剔臺省諸蠹。于是吏科都給事陳與郊。少卿矣。以禁餽遺。請給事王遵訓。丁應泰。御史某某。以郡國吏議。請城社之奸。洗滌幾盡。特御史大夫李世達。同在事。與公相倚為重。舊制。巡方使者報命。御史臺課其稱否。以聞。詔可。方復職。閩葺者。率以虛文應。李公持臺規繩諸御史。賊使者韓介。坐失舉廉吏。王貽德。張佐治。調大理評。

公志也、公嘗謂人才國之元氣、尤注意老成、雲南叅政王時槐、太僕丞蔡悉、鴻臚卿王樵、並以名碩、考槃數十年、一旦繇田間驟起九列、恭簡不二歲、躋大司寇、而許京兆^遠以掾李中丞材外謫、服未闋、推右通政、尋開府七閩、或問曰、公之啟事洵善矣、多要津所不予之人、何也、公徐應曰、操世柄者、不宜予天下、以好惡之際、抑情而平之、勢不得不矯、請一切從某始、先是富平孫公丕揚代公司寇、長安老隸說曰、是故驄馬以專擅編氓、公者耶、公聞而笑曰、鄉吾被放、謝恩歸、而揖御史于朝、片語相知、今三十年矣、趙少宰^賢沈戎政^恩寒諤、自喜廷

議數而辱公公、故折節頽而柔之、且力為推輓、少宰時語所親曰、吾乃為平湖所容、而戎政巖居久、每扼腕時政、曰、持公議而不以愛憎奪者、平湖一人而已、識者以此窺公權略、而執政獨嚙公次骨、曰、不自意為老禿翁所賣、公謝曰、祖昔為郎、文貞知我、我不敢稍欺、以狗文貞嘗薦士、祖不可、文貞顰蹙曰、業已聞上矣、奈何、祖避席曰、相公不以祖不肖、備員銓司、誓不敢以所未信阿相公、竟以誤天下、請從此辭、文貞始若不堪、卒相信、今老矣、誓以文貞報相公、不意相公望之深也、公在吏部久、繇曹郎至太宰、先後相距二十餘年、特局遞遷、公孤

立一行其意大指以抑僥倖振孤寒為急勢當極重不可返物情鬱結上下爭睨公以其左右足為低昂而公侃侃發舒寧失上意以申公論蓋統均不逾歲而仕路一清生平節槩聲價遂定近世之姚崇也茂苑去蘭溪新建出中旨大拜公以非故事爭之婁江謝曰詞林鱗次固自有例公抗顏曰宰相以例進寧若椽史耶即疏陳祖制力言會推之典必不可廢上報可著為令及廷推閣臣政府意有所私公固抑之而衆議以故事列公名居首旨再詰讓給事喬胤力詆之遂歸時王山陰公家屏亦以封還手敕同出國門也公解組杜門後進有以知人叩者公曰凡人初以負氣執拗迂濶見排卒多樹立或稱善處事識時務必至浮沉墮落問大計曰四衙門為要蓋翰林臺省吏部也嗚呼知言哉易名莊簡士論以為未蔽云

孫清簡公諱鑑字文中忠烈公燧孫也父陞禮部尚書諡文恪兄弟以明經射策高第先後列大僚而公恂恂若寒素第嘉靖丙辰進士除武庫郎廼翔武選職方數年肅皇帝齋居久錮言事諸臣屢興大獄舉朝慙慙公上疏極諫借秦宋為喻盡紀諸不法事壅蔽者華亭公詫曰愷也郎奈何輕批逆鱗哉中人憚上英察秘

不以聞、公移疾歸、同舍郎鄧洪震賦寶劍篇贈焉、
 廟初起、南文選、歷尚寶鴻臚卿、九年改少太常、右通政、
 進光祿卿、時江陵奪情、公乞休、家食十年、獨居一小樓、
 讀書嘯咏自如、丙戌、以原官召、進大理卿、時吳時來為、
 御史大夫、更律例、多訛、盤不可行、下法司議、公爭之、強、
 兩請、上是大理議、己進刑部侍郎、改吏部、庚寅、遷南、
 吏部尚書、尋以叅贊機務、推旨甫下、而太宰陸光祖去、
 廷推至、再列上公名、即得旨、簡注出、特眷云、是時事權、
 初歸銓部、人情忮、程中旨譙讓、諸曹郎鑄俸削籍者、
 踵屬、公屹不動、遷除大政、不謁內閣、道遇閣臣、亦不避、

祖平湖之意、加徑直焉、新建積不平、于是紀綱疏、意、
 主會推、令諸曹公舉、上請以杜專擅、公覆議寢格、給事、
 史益麟上疏、申公議、新建益忤、而閣部水火矣、公感、
 上知遇、汲汲以人才為己任、集思廣益、欣然舍己、意廓、
 如也、特徵聘之、典久廢、公獨廉一二、真修篤行士、于科、
 目外、不次擢、擢以離世風、于是江西舉人鄧玄錫、推翰、
 林待詔、劉元卿、推國子博士、玄錫不赴、而吳郡貢生王、
 敬臣、選授如元卿、官王升馮行可相繼進階、士論躋焉、
 癸己春、大計京朝官、考功郎趙南星、慨慷失天、日曰法、
 之不行、自親昵始、首摘其姻戚、都給事王三餘、而公亦、

廉其甥呂脩昌、脩昌者文選副郎也。為時論所鄙，同事者譽公曰：以涓陽不庇一姊子，公固無成心哉！公愀然曰：以涓陽不能庇一姊子，直是苦心，自是部院臺省莫敢以意奸其私人者，而城社之黨絀。時婁江兼程赴闕，意欲有所庇，而計疏先一日上，憤甚，合謀新建，借拾遺三庶僚下部議。公覆處某，則婁江私人也。詔下，虞淳熙、楊子庭留用，袁黃方從征朝鮮，候事平酌議亡何，給事劉道隆白簡至矣。嚴旨以專擅切責已，又以回奏不認罪，奪公俸，鐫考功郎三秩。虞淳熙等削籍，僉都御史王汝訓、通政使魏允貞、大理少卿曾乾亨相繼申拯，諸

曹郎于孔兼、陳泰來、顧允成、張納陞賈巖、薛敷教各疏辨。左遷有差，時史孟麟陞吏科都給事中，極論前事，引疾不拜，而儀郎何喬遠、洪文衡連爭之。上不省，公去志決，獨以權黨二字不可遺，後患乃上疏申職，掌報聞。公堅臥乞骸，上遣中官賜養羊，上尊公請益力，疏累上，賜傳歸。踰年公卒，嗛公者方在事，久之始得卹典，謚清簡，迫公議也。公純誠質行，與人煦煦，長者意所不可，賁育莫能奪。時三王並封，議起，諸曹郎岳元聲等斷斷引祖訓，各上封事，久不決。公率九列廷爭之，婁江氣奪，儲立始定。風波震撼中，挺然為時名。太宰公去，陳

公有年繼亦餘姚人

陳恭介公諱有年字登之中丞公克宅季子也嘉靖壬戌進士初除刑部主事丁卯調吏部驗封主事歷考功文選員外郎晉稽勲驗封郎中會成國希忠薨其弟挾巨璫保為重江陵陰主之以張懋例請王贈下部議少宰某唯唯公按令甲持之堅江陵擬旨竟王之公移病或曰不已急乎公曰不然郎官與宰相殊宰相或忍小就大有年職司封封外無職矣不得其職吾直行吾經硜爾竟予告甲申起稽勲歷考功文選郎當江陵敗公芟其餘孽彙征諸名流海忠介家食十餘年久不召公

特起為南少宰上亦嚮用特旨改南御史大夫辛自修于北而以瑞代公推轂始也乙酉擢太常少卿丙戌以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懲墨吏絕餽遺簡朴為諸司倡境內肅如戊子歲大祲公酌積儲盈縮量出入而均劑之心獨苦會新安方萬山為南御史入賈人子流言以過糴糶公中有主之者遂罷庚寅起原官提督南京操江辛卯晉副都御史刑部侍郎改兵部壬辰改吏部尋轉南京右都御史癸巳與溫太宰純襄計典尋代之亡何轉北上意也公赴召以二敝篋隨郵吏指而嘆曰此亦太宰邪視事止息公署以待漏院見客中貴人人自

失各肅門狀曰公洵潔矣吾儕許以情白否公謝曰老
詩非敢為名高第中外一心今朝廷清如止水不大善
乎皆佯應曰諾自是片紙無及門者公持衡以別邪正
覈名實崇退讓為主而梁谿顧公成憲為選郎與公協力
甄序流品汲汲引用禁錮諸臣觸忌諱不顧時江太僕
東之數言事迂當路意譎霍州守移疾數年至是陞湖
廣僉事旋以南光祿少卿推即日得俞旨上手詔也
當是時柄國者假託人主意飾其睚眦吏垣許弘綱持
疏出示公公北向手額誦上明聖而神叢者絀于是
給事王士性李盛春御史王國並繇藩臬入徵太僕矣

亡何此部以中貴獄迂上意盡譎一司官而中不與事
不列名者閣臣以請上特宥之命如例許所司復請
而故選郎王教削籍時亦未經列名因援例請上怒
曰此新令也安得竄前事耶姑不問公引罪乞休不允
亡何會推閣臣公謀于梁谿曰吾意已有所屬第各書
之明日合之果符即列王家屏等七人以上嚴旨切
責至再竟相南充陳公四明而盡譎選司諸郎顧憲成
章嘉神等有差益閣臣注意大宗伯某譁言山陰公與
梁谿力持之以此抵牾公上疏請宥諸臣不允再疏乞
骸曰臣不能多記近年楊魏為尚書臣郎文選會推閣

臣六人今元輔王錫爵是也。臣籍餘姚。前有兩閣。臣弘治時謝遷嘉靖時呂本皆繇。廷推官正四品。而吏部尚書閣淵耿裕皆列首推。今聖諭先名望。繼不拘資。品意甚盛矣。臣敢不仰承。臣擬王家屏等七人。皆時望所屬。又謬以孫鑰孫丕揚為不拘資。馮琦為不拘品。及奉後旨。通列名上。鑰丕揚削去矣。李世達係二十年所推。臣安敢違詔。詔下再譙讓。臣深懼焉。臣愚劣病憤。以清朝爰立盛事。自取聖明。督過大譴。臣即褫職。且有餘愧。皇上獨舍臣而罪司臣。臣能覘然已乎。疇咨之義。自堯舜迄昭代。不廢。即先朝卜相。不盡繇會推。未有以會

推為詬者。至臣以為詬。此不在法。在臣匪人。爾儻其說遂長。使相臣繇他達進。臣罪大矣。上不允。時太原公亦疏。抹謂聖意淵微。即臣等不能窺。何況諸臣。給事遂中立。盧明誣各疏。抹上不允。鐫中立等秩。出之外。并削顧憲成。黃縉籍。時縉憂歸久矣。公哀懇稱病篤。上眷留。遣中官賜養。羊土尊。公請益力。疏十四上。乃賜告。乘傳歸。仍命有司候痊。日以聞。亡何。南科臣任彥蘖復申。抹縉詔鐫縉二秩。極邊方用。豈旬月間。上忘前旨耶。然則逐公者。竟誰也。蓋蘭溪初東政云。公歸。夫人遣舍人兒。送公西湖。索油蓋數百。公訝問。故對曰。祝聖數。

椽何恃不為暑雨計聞者相顧嗟歎公雅留意人材委
曲保護不令人知甲午正月薦以中書舍人上封事迂
婁江禍叵測公陰為卵翼令假使節去鱣使者某論亂
松江丞燕祖召蕭山令秦尚明公廉其狀不盡覈調祖
召于蘇州尚明宜興名曰簡實優之也而二君並以強
項執法有聲郡邑公曲全善類多類此將去之數日內
咸有留行者公曰如君言出矣循我故步能如志乎留
者默然公曰吾去決矣公孤標峻節岳峙淵渟政府意
忌之然亦以夙望不能稍有加所推遺佚無旬月間十
常二三報可終始令名士林倚重公去競以公之激為

鑿而釜鬻日甚與其枉尺不得直寸無寧株守嗚呼慮
遠矣天下至今想其風采易名恭介不虛也
或問平壬而後太宰之席未暖而去者何也曰勢也江
陵時閣幾椽史銓臣勢極矣一旦逆而收之則激激則
不得不去去而後銓臣重閣所以凌銓者以中旨銓
以高帝三尺持而閣以其伸者誅人主之寵靈不得
與天下公議抗也嘉隆之際銓臣表表者楊蒲坂博嚴
海虞高新鄭拱今上御極四十年銓政又幾更矣陽
城海豐敗而嚴雲南清宋商立顯商五沒而平湖餘姚
相繼顯說者咎新鄭之擅也而服其知人其物色沈戎

政蓋望而得之拔吳大司馬克張大司農孳于邊臬立
談爾噫何神也殷正茂甫節鉞而委以古田之後曰吾
捐百萬金予之即乾沒者半而事可立辦嗟乎察瑜于
瑕者新鄭也真能知人者也推愛于憎者平湖也真能
用人者也新鄭之敗以睚眦平湖反其道故能兼蒲坂
海虞之長雖然善用海虞蒲坂者徐文貞也文貞上結
英主之知下借天下之公議而為我劑故閣與銓交重
江陵得君似軼文貞其凌駕不以公議而以我誤以隨
者為劑而閣與銓兩敗惜哉婁江之不為文貞也夫能
劑臺省而後可以太宰能劑太宰而後可以相二者衷

于天下之公議而不我與故能使天下為我用太上器
識其次權略而世且拘拘焉畫一隅而尺守之曰夫夫
吾惡其嫌于術夫術而果足以抹世也而又何嫌乎嗟
嗟求狄梁韓魏于叔季而不得平湖寧可少哉寧可少
哉或曰學平湖而失之何啻千里夫餘姚固今之曲江
也

郭文毅公傳

董其昌

故宮保郭文毅公之沒也。大宗伯京山李公、少師福清葉公、皆一代博史、所為不朽公者。金石之事、觀止矣。其長公太僕文封、中舍昭封、又以其昌承乏楚臬事。公於杜門遠禍之日、稱同病哀憐、交且稔。知楚藩諸王狀、不可以無述。噫、是固余夙心也。何忍辭。郭之先在、高皇帝時、以武功爵、賜弓矢、為江夏甲族。數傳而為公之考、贈侍郎。州守公懋、有丈夫子三人。公其次也。生而卓犖、籍甚膠庠。新城王中丞、延為子師。陳其書篋、庭檢之。公一再宿、輒稱病出。太守徵為古文詞、遣吏督促甚。

亟公故不應曰此試士法也。識者已知其為公輔器。解
禍選居庶常。自念北扉重地。而李何諸君子逸於外。皆
以作者自雄。妄謂登壇不繇史館。吾當有以振之。至於
庶常之選。名為相儲。舟楫鹽梅。豈異人任。而僅以詩文
為職業。經濟謂何。故雖博極羣書。尤究心朝典。文必西
京。詩必鄴下。一洗臺閣體。相沿之習。至於河漕鹽屯。兵
食大計。四方風土。人物與利弊興革之宜。辯若懸河。胸
有成算。無能傲以所不知者。氣魄才名。幾于賈忌。第其
恬雅自將。門清如水。無所以中之。而一與閣學四明沈
公相友。遂以輾轉終矣。四明者。癸未庶常館師也。公以

眼闕補編。修不復執。弟子禮沈。既不能無微望。而沈之
出山。嶽嶽自負。獨公見其微意。不降也。及順天鄉試。公
名在首推。有以中旨代之者。為沈之戚。全中允。中允尋
被言。言者又楚曹給事。則沈疑其出于公矣。東事起。用
師三年。天子命丁郎中往咨師中得失。郎中發其隱。
辭連四明。丁故公所交善也。而又引公之言為辨。誣質
則沈益疑其出于公矣。是時公侍東朝。講讀業已四年。
不當出。出亦不當南。而沈以南祭酒遠之。比公自南還。
朝官禮部侍郎。則歸德沈公為次相。其望實出首揆上。
政府已有相逼之形。而公服其名德。在師友之間。歸德

亦引為忘年交公有忠告莫逆于心遂有南北黨之目而四明之恨自此日深矣公以謚法多濫其甚者議奪次議改而故大學士餘姚李公在議中四明山陰聞之曰吾二人在誰敢改乎公聞而曰吾敢改若以黃光昇當謚是海瑞當殺也若以許論當謚則沈鍊當殺也若以李本當謚則葛守禮諸人皆當鐫其秩沒其卹也奪之當疏上竟留中乃公之誅死者以寒生者之心咄咄逼人矣四明之恨公者一也禮部所司藩封與大臣請卹公每持不與秦藩繇中尉進封者次子不得封郡王而秦王請次子為世子公堅執不與秦王又上疏曰既不得為世子請封為郡王公又爭之乃秦藩實徧賄諸當塗而大臣請卹如萬世德之家皆言厚費無左驗四明謂公實撓權而摘其短其恨公者二也巨璫魯保既竊兩淮釀政又兼南京浙江織造請專敕與關防內閣業與敕矣公不與關防爭之閣中不能得退而奏南京浙江各有內臣各有職司魯保欲任二職轄兩地倘諸閣效尤以請將誨爭無已時非禮也關防竟得無給是舉也於閣臣媚閹若形其短四明之恨公者三也四明既積不能平會有楚藩事益與之忤楚宗人華越上疏謂王為某氏子類紉滅節公素聞諸宗口語不能為王

辨而諸宗噴噴、謂郭侍郎為玉地乎、則須其歸以鐵錐
椎其首、爇其廬已耳、公請四明請行、歎四明以體訪拒
之、公以楚王所遺金上聞、有詔廷臣會議、於是人持一
牘、公恐煩、上不省也、為節略以進、而言者謂公匿議
單、不以實聞、公疏辨語、侵執政、四明亦自理、刺刺不休
且縱楚王訐之、勅公歸、聽勸公行、賜陽村、而夫書之事
作、妖書者為東朝作危語、而波四明、不知誰何筆也、四
明言于上、是書也、非他人、必臣下相傾、為此不可不
窮治、上震怒、下詔大索、一二臺省引繩、批根無所不
至、意嘗在歸德、與公形之、秦牘而公之况、國子君公之
友、若于比部王立、田禮部大年、布衣沈令譽、正五方外
達觀、且撻且死、卒無狀、又數有人以虛聲恐喝、勸公自
裁、公自信有天、弗為動、同官華亭唐公、晉江楊公會稽
陶公、即墨周公、以名義動四明、四明窘、而遷者謂敏生
光、險虜有素、所引語略相合、宜坐罪、主讞者蕭公、恐生
光自誣服、無從牽入、公幾欲置不問、賴牛侍御、應元沈
侍御、裕王比部、述古証成之、不然、公不免矣、公貌不踰
中人、然英氣勃勃、膽能肩重、智可應機、其為大司成、有
王生者、條上太學利弊、諸生聞而譟、將羣歐、公陽治、與
臺解譟者、而陰廉其魁、率罪之、李寧遠之孫、都督若就

婚于魏國、騎而過。文廟門不下、博士執而扶之、須臾
李家奴數百、踴邸門、思逞而魏公亦至、公謂魏國
今天子尚皮弁拜孔廟、奈何人臣而走馬廟門外乎
已則廢禮、而白龍魚服之厄、何恨也。令雨及門、相謝而
罷。留都公卿、制于臺諫之口、即臺諫所善、雖恣肆不敢
問。有李文政者、故太學生也、而為陳御史幕客、以收責
繫司徒役人數十、兵馬司獄中、顧其名已列於部籍矣。
公曰、是故太學生也、而有佚罰乎。明日張檄九達之衢、
而不名、衆見之曰、李太歲事也。訟者千五百人、俱下吏
訊、遂坐法。其在禮部、回夷以玉市而不得直、長跪泣道、
傍公疏上。上遽命承運庫予之、闡化王遣僧入貢例、
予鈔市猾昂鈔之直、夷人病之。公謂主客、即以錢易鈔、
疏入、絮為令、常熟諸生試于郡、以小忿辱郡守、或謂人
衆、法所不及。公曰、以衆廢法、孰不與衆有力者藉衆犯
法、而以寒峻抵罪、長此安窮、請勒停一縣諸生、不得試、
使相詬誨、庶有懲艾。其倡亂者、以三尺從事、報可。此皆
公政事之槩、出于文章氣節之外者。使爰立作相、世道
不大有賴乎、而僅得中壽以歿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哀
哉。余以視學入楚、時庶宗戕、殺中丞、直指告夔興師、誅
進、血濺天潢、籍令公為禍先、能無任受怨、而公所居晏

然無有一語加遺者於此益知疇昔權傾者之外也初
淮撫李公與公無生平聞公為時宰欲殺遣材官數輩
逆公舟於濟上公多感其氣誼嘗為余言之又以司理
胡給事當陳奉之橫有弭亂功贊不啻口及余歸里數
年胡給事以彈淮撫為比部于君相左公贊胡如初不
以私交廢清議又麻城金吾劉承禧謬附公公發其傾
危之書彼曹之所秘不傳者凜乎大臣之特操矣

今天子登極奉 光皇遺詔疏恩舊講贈公太子少保
蔭一子中書舍人加祭一壇謚文毅榮哀備矣彼權相
有知能不舍羞地下乎哉公諱正域字美命學者稱為

明龍先生

史氏曰江夏名臣唐有李北海宋有馮當世公起而鼎
之馮官于承明著作之廷與公同而文采遜黃離集遠
甚若李北海碑版照四裔直氣森噴薄雖官位遜公而
才名略等又其為李林甫所嫉以死者不可謂不同也
記云武昌山如非字百年一厄公實當之豈名世之出
亦燦山川之精而造物故忌完哉悲夫

大司空余公傳

焦 竑

司空余氏諱懋學字行之婺之沱川里源人曾祖瑩令
廣昌有惠政邑相率祠而祀之祖石會公壘以子贈南
康令父世儒令瑞安南康二邑卒合州守負經行為鄉
祭酒配孫宜人生公公生卓穎有奇氣九歲讀書邑中
邑有鐵神為祟肖人形聲伺公獨卧將窘之覩公神氣
恬如輒自失曰此貴人不可動吾謹避之耳自是崇匿
不出人皆心儀公有大臣器矣長而益力學甲子舉於
鄉戊辰成進士授撫州府推官撫故冠帶郡訐訟媚起
公至按宿牘歎決若神然亦時有所縱舍以示寬貸閭

郡肅然、會剿巨寇有功、賜帑金。今上改元、召拜南戶科給事中、時江陵相獻白燕、蓮、蓮頌於朝、公念上方憂旱、下詔罪己、與百官圖修禳、而以祥瑞進、非大臣誼、抗疏論之、又守留京、中貴人信橫甚、省臺交章劾之、不能動、公盡列其罪狀、而得罷、中貴人時相權璫、兩目攝之矣、而江陵相挾主上冲幼、欲盡攬大阿之柄、銳意振刷、而實行督責、陰排大臣異己者、公奮曰、執政意所嚮、一切以操切苛辨承之、如國體何、遂以五事上一存敦火、二親謬、三慎名器、四戒紛更、五防諛佞、言言剴切、江陵相銜公次骨、其慎名器語、獨指中貴人、請乞無

度、恩賚踰等、中貴人恚甚、謀於江陵、取中旨、斥公為編氓、公怡然、卷衣出、都人士聚觀、嘖嘖歎息、江陵思中公未已、因下傳、御史疏置獄訊、冀其詞引公、傳備五毒、竟不忍誣、伏、復以公郡民爭絲絹賦、而闕以激變、歸公、移書御史、御史中丞坐之罪、兩公者指天自誓、不肯從而第委咎、程任卿、汪時二人、以微解之、乃得免、明年借京察、劄諸言事者籍、而竄公名其中、又明年江陵死、姦狀露、公言大讎、而郭中丞者、且首薦公、久未牽、復踰年、上大寤、下詔引咎、以改官、還公等十一人、而公為冠、於是公意益發舒、舉遺賢、覈圖籍、釐贈典、書無慮幾上、頃

之晉南尚寶卿是時人人自喜爭以言為快而廟議稍
厭薄之公慮開之為塞漸也且羣臣自相忌交口評語
傷國體乃列為十蠹上之謂執事者得必居功而失則
歸挽回之難曰誣上之蠹受官公家而因以為市曰招
權之蠹已不受言而苛求於上曰諱疾之蠹以窺闕為
常而弁髦公論曰承望之蠹敢於拂天子而難於忤要
人曰雷同之蠹逆距言者而銷其氣曰阻塞之蠹倒置
是非曰欺罔之蠹好勝不已而忿爭忿爭不已而黨比
曰爭勝之蠹結歡要津媚悅近習曰諛佞之蠹自負特
流急於表異不觸而撞擊無疾而呻吟曰乖戾之蠹後

一一如公所指切而公亦因不諧於時留尚寶者二載
尚寶曹事簡居者不以屑意公條奏五事所為中飭舊
制者甚悉俱報可留都勳舊及衛士輝公各粥粥供事
無敢怠晉貳太僕司農請馬直支邊費公曰寺無馬矣
而又去其直一旦緩急何以應之持不與尋遷南光祿
卿亦條五事行之己丑晉南通政使尋轉北明年抵京
會臨洮失事當事主和戎惡聞邊警邊吏持千金居間
寄封事酒家甚媠公廉得狀立召而庭扑之亟以聞朝
士多公不愧納言而亦知輦轂下不能久留公矣不數
日遷南少司寇以行尋改南戶部兼僉都御史總儲政

公取記籍鉤考斟酌之、勒為成書、所經畫皆利便垂久
遠者、曩以絲絹事生程汪兩人大辟、公懷胎雪之而未
果、至此歎曰、沈寃未灑、吾何顏立於朝乎、乃上書白見
寃狀、請解官贖二人罪、事下廷議、竟釋之、攝司空事、罷
中貴無藝之供百千數、歷三載、滿書將奏、後進者不諳
公疇、曩大節見、謂雅自持、約略如常人而已、而又入忌
者之說、以老論罷公、時服官政之五年也、歸又五年、冬
里中山鳴有聲、亡何公卒、訃聞、天子用部臣議、贈工
部尚書、予祭葬、錄其子昌祚於太學、嗚呼、公之事君不
必竟其用、上之厚公不必及其身、皆疑稍未滿者而

其交盡而互報、則幾無憾矣、公內行淳備、撫弟妹恩禮
咸篤、念孫宜人、殮薄、自章服外、不御紈綺、配王淑人、以
荆布終、嘗笑曰、公孫何詐、彼牧豕老生、於錦綺固不習
也、歸田自為約、非賓燕不四簋、他酬應一以儉樸為閤
里先、間褒衣緩帶、延見儒生、談權今古、雍雍如也、子姓
臧獲新新如也、惟謹性者書、饒者述、而尤明習國家典
故、議論娓娓而不詭於道、所撰有尚書折衷、春秋蠡測、
讀論、勿藥、閱史、隨筆、日札、家譜、娶釋、隨事排鱗、而在官
有皇明大政類編、嘉隆大政輯要、疏草、南垣論世、孝留
儲志、仁獄編、凡十四種、見者莫不謂的然之論、而公之

殫心職業亦足以觀矣。晚見妄庸子作二朝編年，惡其誣惑，一一條析其舛謬，以示總之皆有為而作，如炫葩藻為名高，薄不為也。論公世儒術行，謹政事，氣節蓋侔兼之，謂隆萬間名臣不虛耳。

史氏曰：當江陵盛時，人莫能指議，而公首白發之。故望余公甚，迨夫柄地易，讜論伸，而險詖者亦往往借以牟利。卒至羣言殺亂國，是幾搖識者心，非之而不能絕曰：吾黨也。本之擊姦，而竟以自固。初心之謂何？余公十蠹之跡，促侃然顯斥之，無貸。豈不為尤難哉？而顧以此不容語云，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信矣。

李敏肅公傳

焦竑

敏肅公諱世達，字子成，號漸菴。晚更號廓菴。關中涇陽人。生而穎異，日誦千言。自其髫年，即具博大之器。卓犖之識，一時薦紳先生咸器之。年十二，督學使者殷公置高等，補博士弟子員。尋為方伯楊恪愍公所知，諸所崇禮備至。西安守石州胡公甫下車，見而奇之，與為忘年之交。當是時，見螢精大道，孔孟根宗，伊周事業，日在寤寐中。嘗夢謁高皇帝，帝授明珠一，命曰善自珍之。異日當為國寶也。年十九，登嘉靖壬子賢書。丙辰成進士，授戶部主事。癸亥，調吏部考功司主事。己調文選，以養

病歸隆慶改元起陞稽勳員外郎未幾調考功戊辰陞
本司郎中調文選丁曾大夫憂三年起陞騰黃通政給
假回起陞南太僕卿今上改元陞右僉都御史巡撫
山東陞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戊寅以原官巡撫浙江
旋告病復以原官起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甲申陞南
兵部右侍郎改戶部是歲陞吏部左侍郎丙戌陞南吏
部尚書改南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召為刑部尚書改都
察院掌院事左都御史壬辰以六年滿加太師少保癸
巳乞骸骨歸奉旨馳驛養病萬厯己亥卒年六十有七
訃聞上震悼久之賜諭祭謚敏肅始公在戶部監兌

湖湘旦暮竭心計佐度支之急前後入銓司佐黜陟品
藻人羣百不失一會大計當事者拱手聽裁即見斥者
無不心服以去時徐文貞公在柄地而秉銓者為嚴文
靖公公與陸莊簡公同為司屬得以摯揚側陋薦進之
往往從田間躋華廡列卿貳銓局之公流聞宇內前後
所未有也其開府山東議班操蠲積逋減馬價著為繫
令時蔣大爵范儒以明經舉安廷璞李遐齡以知印擢
楊果趙蛟以都吏進而白東阿朱萊陽一挂吏議又力
昭雪之不以身格為軒輊也膠河濇起公身履其地相
土宜權經費所為條析利害甚具東土不至勞民傷財

為大役累公之功多矣戊寅改撫浙江不數月公疏辭
疾引退去八年起督漕河念寶應湖險惡歲漂舳艫無
算為請開越河放水勢列五款以上綱領節目犁然畢
具暮年而竣比原估料價省費一萬有奇晉南太宰與
剛峯海公意氣相期擔荷國事所甄叙羣品如矚目睫
大察汰遣數百人下逮輿臺無不悅服者入為大司寇
章數十上無非平允詳慎務廣上好生之德特上
惡邊臣偽增首功怒至不可解公劑於輕重之間以定
厥罪而比附重辟執不奉詔卒出其人於必死之地真
回天力也會密遣廠校偵部事公慮敝實不可長屢疏

明非體悉宜罷去上改容謝乃已權璫憑籍威靈勢
張甚在事諸臣莫敢誰何公具疏先革其禁近供事徐
正罪以杜禍源是又發宮闈所未發之奸而開廷臣所
不敢開之口已御史職雄俊所抨擊無與抗者往臺長
不甚有所甄別公謂吏治日衰民生寡遂皆職此之繇
乃舉回道考察例行之斥韓介劉瑜黃正色輩五六人
臺中始悚然改觀易慮一以奉公為急且申明憲典傳
布天下俾撫巡無得以問餽相加遺所薦下吏亦得得
執贄及門違者論如法於時道路風清苞苴弊絕嗚呼
盛矣公正以裊躬中以徇國不難以一人排群議觸忌

諱侃侃然貞而不激通而不隨宏而不疎細而不窳獨
斷於是非雜遷之中抗色於傾側危疑之際國事既濟
身名亦全誠可謂臣主相遭千載一時也詳見奏議八
卷

論曰孔孟論學莫急於知人蘇子瞻乃謂蕭何知韓信
非有術而可學何其謬也李公胸懷洞達無所不茹納
即窮鄉下吏片長寸善或舉以告公無不知者此豈得
之性哉呂聖功為相於四方替罷謁見者必問地方人
才客去隨疏於籍故朝廷索才如取之橐然譬之良匠
構室棟梁榱桷小大畢獲誠儲之素也余見公數巨冊
人才臧否良楛種種皆具惜夫未正冢卿之位而公去
然其及於世者亦豈微也哉公公忠體國得大體雖其
不悅者亦無所傷云

叅知同野李公傳

焦竑

歲癸亥余師天臺耿先生董南畿學同野李公從之遊
余乃獲交公及公駁歷中外相去萬里不忘以學相商
證而今已矣是不可使無傳乃為作傳公諱渭字湜之
學者稱同野先生工世自汲水邊思南父諱富累贈中
憲大夫母張累贈恭人公生而朗然玉立眉目如刻畫
十三補郡學弟子員十五病居小樓當盛夏箕踞而處
中憲公以無不敬飭之公凜然書諸牖尋曰如妾念何
中憲公又以思無邪飭之復書諸牖久之靜默中恍若
有得者及與客笑談前境隨失因自疑曰有得有失非

本心也。自是公之求心者，日切嘗謂伊尹堯舜君民，自一介不取，始故弱冠登賢書於交際，甚嚴舉似道林。蔣公蔣曰：靜假動真，問一介不取，蔣曰：硜硜然小人哉。公聞之愧甚，不覺汗之浹於背矣。入留都，耿先生以官業相知，已進而語學，有深省，遂就弟子列。及耿先生里居，公往謁，夜與先生弟子庸共論，亟稱明道識仁語。子庸不答也。俄疾呼同野在否，公應曰：在。子庸曰：同野在乃從明道識仁，公為之灑然。最後與近溪羅公為寮，互相參證，其學益邃。嘗曰：孔子毋意，孟子不學不慮，程子不著纖毫人力，皆非從安排得來。知毋意即千思萬慮皆毋意也，知無纖毫人力即已百已千，實無纖毫人力也。學是學，此不學慮是慮，此不慮而已。又語門人曰：浮雲人間作雨，天上常清常明，狂風江中作浪，流水不增不減，知得常清常明，不增不減者，可與言學矣。一日讀學道愛人語，謂人曰：道不明則仁體裂，天地閉，惟是念念在民，令同歸藹然一體中，吾之願也。故迴翔郡邑二十載，所至精心為縣官，牧小民，大指率歸於此。嘗夜夢蛇弔身者三，揮杖擊之，詰朝合浦吏以美珠進，化州吳川吏各以兼金進，公斥去，不顧笑曰：金珠非寶，固吾人蛇蝎哉。昔應天府治中南戶部員外郎，再轉工部郎中，出

知韶州府先是韶有二源之役百姓苦之甚多去為盜
公集寮屬諭曰夫子告康子以不欲弭盜之本也倘身
為溝壑是我為盜竿而何以責之民乎弭山中盜易弭
心中盜難諸君勉之聞者悚息辰韶治最當遷而韶民
以借寇請韶進服俸知郡事如故再入覲時 穆廟宴
天下守令卓異者七人旌之幣鈔公與焉在滇四載謝
事歸篋中圖書數卷無長物也四方負笈從遊者衆搆
朋來樓居之日惟明道作人為務居恒事父中憲公蒸
蒸敦謹卒柴毀支骨母張恭人病暴已罪狀籲於天乞
減算以代建宗祠聯族屬念俗日懈力持古禮以先之

常言居官不廉從糜費始於儉德三致意焉時多有興
起者所著先行錄答問三卷母意篇合大學中庸易問
為一卷簡寄二卷雜著一卷詩一卷文二卷統十卷又
著家乘十二卷藏於家大儒治規三卷行於世先後按
部使者採鄉評記省會及郡學鄉賢祠又從諸生請郡
建特祠祀之享年七十有六諸子姓彬彬秀文而廷謙
世其學尤著載耿少司馬志中不具論

論曰夫範金為鼎貴重矣一旦入用以烹飪炮炙曾不
若釜鬲之為便何者其文勝也而適用非也晚宋儒者
握拂矩步自以無前而不能當於用往往為姍笑者之

口實叅知公在所有循良聲蓋學以本政政以徵學即
謂淵濶舟季兼數器而有之奚不可者善乎叅知之推
言之也曰吾之知學自耿先生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
作人耿先生之謂矣

